

美女有劍著



生今始也始

狂 騰 叢 書

生 命 的 火 焰

姜 蘊 剛 著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狂 騰 社 出 版

生命的火燄目次

民族狂飈運動宣言	一
民族的狂飈運動	五
狂放論	一七
說鱗	二一
友情主義	二五
新野蠻主義	三九
能的世紀	四七
昨天和明天	六三

生命的火焰 目次

二

不置信即毀滅 七七

生命的火焰 九五

生命的文學 一〇三

你往何處去 一一三

民族狂飈運動宣言

民族狂飈運動，是一種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

我們始終認定政治不能解決社會問題，而社會問題之解決，又伏繫着一個文化問題，文化社會問題解決了，乃能解決政治問題。

社會問題的解決，在於文化之充實與變換，需要社會普遍的發生協同精神，所以必要發生一種指導作用之社會的文化運動與文化的社會運動。

中國歷史上只有統治階級之專擅，而無社會勢力之協同發展；所以只有政治的朝代之更替，決不能顯出社會真正力量之表示；因之政治容易黑暗，社會無量痛苦，人民無主張，政治也腐化了。

中國過去過分重視大事現象，一切人事問題都異常的過度複雜，於是人的問題壓倒了一切合理的正當生活，除形而上的哲學及形而下的工藝，只剩下了一個「形」的留中情況，於是文化就中毒了，文化中毒的結果，人的感情凍結着，窒息着，只有了大理智的空壳，遂缺乏活潑的生機。

因此之故，中國現在需要的不全是政治制度的討論，而是一種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即是感情解放之民族的狂飈運動。

民族的狂飈運動，提倡兩個主義為其羽翼：第一是新野蠻主義；第二是友情主義。

新野蠻主義是恢復原始人的體格與天真，但必加上現代人的頭腦與智慧。其所反對的甚舊野蠻人的意識形態，如巫在所遺留之法術思想與行為；又反對現代人的發達與浮滑及戕賊身心的生活，如文明病之傳染。

友情主義是反對孤僻的鬥爭思想，認為人類皆同是血肉而常見，首先須消解個人而看着和自己一樣具有人格，然後再出以友誼行為的處理，所謂「人我之間皆若若季」是也。其口號為：『增加一個朋友，即增加一個自己，而這個自己終會照耀自己。』即要將小我延擴大為我，又復將大我鑄造成小我，是社會思想之最高層的思想。

新野蠻主義是屬於身體與精神的；友情主義是屬於心理與感情的；兩個主義應為民族狂飈運動之兩翼，具備此兩翼，這個運動方可以無畏無敵的飛越國境。

民族狂飈運動既異於政治上的民族主義，也不是文學上的狂飈運動，更不是兩者之總和，而是一個獨具意義之嶄新的文化的社會發展之動盪指針。

其核心為有偉大理想之生命體，絕對非狹隘的，自限的有礙現象。他以實際之社會

事實配合着時代之演進，而樹立其發展之階段性。

第一階段，爲中華民族之內部同化與感情之解放而努力，故必在邊區繼續秦代之三同政策（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而爲有效之推行；同時則必以邊區之工業動力使內地農業全部工商業化，完成現代文明生活之新興中華民族，澈底改變中國富有之農民性。

第二階段，東亞民族之合作與同化，亦爲中華民族之責任，甚至日本人民亦使之能體認人類兄弟之真諦而接收友情主義之啓示，完全一體合作，拯救東亞若干小民族之苦難生活，促進人類文化共同之發展，再加入世界一體之共同文化生活而集體存在。

第三階段，爲使世界民族一家主義之實現，特別抑止世界任何帝國侵略思想之發展，應否認各種一國大民族主義意識之擴張，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強之中華民族應作奠定世界和平基礎，而與各國民族切實攜手合作，平衡世界各種不必有之糾紛，造成世界民族之大融合，產生世界民族和平文化新體系。

此種偉大理想之生命體，實卽民族昇騰運動之真正核心，故此種運動既不是單一政治之主義，亦不止於爲一個國家之社會產物。有世界人類之文化性，而以之挽救人類趨於滅亡之滑劫的傾向。

生
命
的
火
焰

民族的狂飈運動

「今日德國之失敗，非一二人之咎，實其咎者曰全體，曰時代，曰愚昧庸淺與怯懦，曰以上諸種之不可分離的結果。」——

菲希特：對德意志國民演說。

今天我與諸位來講演，所選的題目是「民族的狂飈運動」，我是希望這個運動能夠以華西大學爲中心而發展起來，造成中華民族歷史上所稀有的「狂飈時代」。

中華民族是應該再生的時候了，中國是在遭受着空前的國難而呻吟着，掙扎着。這時正需要一種新的活力，一種新的民族行爲，才可以重新站起來。這正如俗話所謂「改絃更張」，要不然，我們的精力已經非常之疲勞，一切都窒息着，呼吸不靈，這不是一個最危險，最可悲觀的現象嗎？因此，在我久久思索之後，我憤然的想起非來一個新的運動不可，一個新的飽含活力的民族復活運動；這就是我今天要向諸位講的「民族的狂飈運動」。

這個運動，是對準民族的現實及國民性的缺點而發生的一種運動，是一種民族生命

的文化的實質運動。因此我這篇演詞雖不能與德國哲學家兼教育家的菲希特(Fichte)告德意志國民(一八〇七年法軍侵入德時)那樣一個有最高價值的講演相比擬，可是我想我這短短的一篇演說在巨大的歷史洪流中發生稀微的激動波浪，也許中興的菲希特能夠出來，完成這個歷史使命的導論。那末，我這次的講演只算是一篇導論的引言罷了。

真的，我這次與諸位講演，不是屬於學術性的或論述式的思想之發揮，而是抱着很大的宏願及熱情來要求諸位精神上及心理上的一致動員的合作，來推動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運動。

不僅這樣，我覺得戰時的大學生，國民中之最優秀的領導分子，在這樣不常有的國難期中，若不懷抱有非常有意義價值之熱情與認識，國家的希望是很少的。大學生該主動地在我所謂「民族的狂飆運動」中成爲一支陣容很嚴整的主力軍。菲希特就說過：「苟君等而亦喪失其靈明，則人類所以自振救之希望，亦因而喪失；君等之墮落，亦即人類之墮落，而世界之再造，從茲絕望矣！」

大學教育的真正意義是甚麼？是只在造就職業式的人物嗎？還是要尋求人類與民族之靈性的場所呢？若只在前者，我們就可以無話說，對於國家民族的話也可以休提起。因爲世界人類，總沒有較猶太民族再聰明而實際的了。在歐洲，與其說甚麼英、德、

法、意、俄等等強國的角逐，反不如說是猶太人大顯身手的地方。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大金融家，乃至大政治家，多半是猶太人在那兒領導。近代社會主義的思想家馬克思總算得第一等人物，他是猶太人不必說了；近代發明家還有比愛迪生偉大的沒有？他也是猶太人，相對論發明者的愛因斯坦，他是被希特勒所驅逐的猶太人，也無需再說了；最近才逝世的俄國托洛斯基，也是猶太人。說到俄國，在列寧政府時代，幾乎是猶太人全部出演了，只除了少數的人，如史太林才是純粹的喬其亞種人。猶太人曾經與過意大利，即是建國三傑中的馬志尼與加里波利；但他們不會重新創造出一個猶太人的國家。因此即會與墨索里尼合作過的黃金詩人鄧南遮，雖也是猶太人；但猶太人在兩年前便又爲意大利全部驅逐了。今日主持國際聯盟的祕書長，是猶太人阿文諾爾；又代表國聯到中國來做技術合作的拉西曼，也還是猶太人；軍縮會議的主席漢德森，不也是猶太人嗎？要這樣細數下去，幾乎可以說猶太人是充塞歐洲，猶太人的力量是充塞全宇宙了。但怎麼反沒有一個即使是小範圍的猶太人國家呢？猶太人，差不多都是自身很充實，理智很健全的個人。可就因爲是太理智，理智到靈魂都會職業化了。所以終於不能產生一個有團體民族靈性的國家；連天天在歌唱：「呵，西庸！呵，西庸（O. Zion）」還是一個亡國奴。我們的大學教育要這樣走的嗎？不嗎？那就請大家來一個民族的靈性

工作，即是來做一個追求人生真理和民族生存的工作。我們爲着民族的生存便要來導演這個「民族的狂飈運動」，老實說，這也就是衆人類與民族之靈性的！

「民族的狂飈運動」這個名辭，本是我一時的新創，可是單就「狂飈運動」一個名辭言，則是來自德國十八世紀末開始的一個文學時代的運動。

德國在十八世紀末的時候，一切社會、政治、乃至思想及文學領域，都呈現着極疲勞而萎靡不振的現象。換言之，毫無一絲活氣，全然爲着傳統的，古典的公式的各種死氣沉沉的黑幕所籠罩。簡捷的說，只是康德教授理性時代的尾巴罷了。文學家是做感的，於是首先在文學界上湧起一股不平常的主潮，這個一直展開了十九世紀初德國文學史燦爛之一頁光，色，和影。於是這個主潮就被呼爲「狂飈運動」與「狂飈時代」了。

「狂飈運動」(Sturm und Drang)本於德國文學家克林洛 (Maximilian Klinger) 所著一本廢劇之名，後來赫德 (Herder) 乃綜合許多同志想在文學上作一種革新運動，遂以這個爲其組織之社會的名稱。他們所標榜的四大綱領是：自由、天才、精神與自然。反抗有所謂法則及一切人爲的文化，對於社會制度，亦多所不滿及非難；於文體上則惡馴而尚健，主張文學是要痛快淋漓，暢所欲言，不知道甚麼叫做禁忌與拘束，是一味的要從舊生活中解放出新生命來；要感情奔放，使長久鬱結在黑暗環境中的生命體化着熱

情的橫流。因此文學史家就將他們這個運動的展布，呼之爲「狂飆時代」或曰「天才時代」(Genie Periode)，因爲這個時代是屬於天才狂熱的宇宙。

這個時代運動中產生的天才文學家，最顯著的是哥德(Goethe)和席勒(Schiller)。文學的代表作品是哥德的浮士德及席勒的強盜，尤其是哥德，還有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曾激起全世界青年的狂熱，甚至吡叱風雲不可一世的拿破崙，在他行軍時衣帶中惟一不可少的讀物，便是哥德的文學作品少年維特之煩惱。

狂飆、熱情、天才；恐怕是三位一體的東西！不，恐怕是熱情，活力，飛躍三位匯合而成的一個「狂飆」，或許還是一個「狂飆」而產生的三個洪流罷。

總之，狂飆運動是一個活力的運動，是一個生命開展的有積極精神的創發運動。

我個人多少在早年曾爲這個運動醉倒過了！至少哥德的創作曾經增加過我青年時代不少奮鬥的熱力。我深深的感到這個力量之偉大，這個力量才是人生的。但多少年後這個熱力逐漸沉潛化了。這是不足怪的，因爲中年以後被冷靜的思考力，已經將我引到另一個學術界中去了。十餘年來總是專門致力於書房內的研究工作。可是，我是不會忘情的。

蘆溝橋的事變來得太猛烈了！國破家亡的情形也來得太激驟了！我的哥德式的熱

情，漸漸在內心復活，我猛然想起了德國十九世紀初年的文學上的「狂飈運動。」

我想提倡「狂飈運動」，但不是文學的；我想提倡的是「民族的狂飈運動」，而又不是德國當時文學之四大綱領的內容。

我不過想借用這個「狂飈運動」的名稱而已，實質上是大異其趣的。我絕對不是因襲着那個文學運動的內容。可是在精神上，我們是絕對的需要那種生命洪流的熱情。因此，我們的名稱，仍然還是「狂飈運動」，不過冠以「民族的」三字以示其區別罷了。

我們的「民族的狂飈運動」內容綱領是怎樣的呢？

我想在這兒只能發其大凡，因為我們並不需要有實際的組織，因此只要是接受這個精神上的熱情的運動行爲，都是屬於這個組織的。同時，這又是針對着實質的國民性與國民生活現象的一點興奮劑，全然是一種文化型的活動，更無實際組織之必要。但是需要工作及宣傳，尤其重要的，是你的生活意識及思想形態之活動。

尤不可少的，是你心中所應有的豐富之熱情！

談到這個，我想首先要剷除的是中國固有的羸民形態的國民性了。我想國家到了今天，一切新生機被阻止而不能滋長，都是這個東西在作祟。羸民形態的國民生活及心理，一方面是自私，一方面是保守。因為自私，所以建設不起嶄新的社會意識及國家觀

念。中國人是以家族爲單位而生活，而存在，不惜損人利己以蒙家人父子之享受；不僅聚斂貪污，以圖光大門楣之實現。惟一的鐵則是「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因爲保守，所以不能合力的改進農村生活的形態，而發展到都市的工商業社會。一切靠天吃飯，一切聽天由命，老覺得一切都像太陽總是從東方起來西方下去的，縱有天旱水災，亦由於天意，人力不中用是無可奈何的。其他一切生老病死之種種痛苦，都屬於不可反抗的天命；老是守着不可遷移的土地，生兒育女，以享天年。離鄉別井，這些都是人生最慘的事，所以他們便高唱：「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的保守心理調子，一代代都是「耕讀傳家」的安土重遷了。你瞧，這個國家意識如何去凝聚呢？這個國家社會又如何能夠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呢？世界上凡屬農業國家無不一再衰敗滅亡的道理，純然在這裏。農民比例最多的國家是波蘭，印度，埃及，尤其是我們中國。前些時，德國征服法國後，希特勒提出的條件不是要法國放棄工商業而退居農業社會歸家嗎？希氏有眼高於頂的真知灼見，所以以便一針見血。

因此我們要首先改善農業國家的生活而向工商業社會發展，一切壞的根源都存於農民形態的國民性中，非先剷除不可。

一方面當由實際方面工作去改善國民性。同時，我們更迅速的樹立起幾種精神來：

第一萬不可少的浪漫精神。這種精神是絕對不許誤解。我們所謂浪漫精神，即是西洋歷史上的浪漫主義運動，即是懸着高遠鵲的之理想主義者的追求精神。甚麼淺薄的法則與理智，都不足以阻礙我們的前進。我們既經有所認定，我們便大刀闊斧的獨力奮鬥。我們要有「笑談渴飲匈奴血」那般的氣度與豪慨。無所謂「謹小慎微」，要的是「快刀斬亂麻」的雷橫不拘的態度！

第二萬不可少的是不滿現狀的精神。宇宙現象本是無窮盡的發展，社會人生也都是錯誤復錯誤的表演；要是你有所感覺到現狀之滿足，大約是死神在叩你的門了。現實那不滿人意呢？不滿意便求改善，改善的結果是當然要進化；因此人生只有在不滿的改善的途徑中，方能感覺到意義。能不斷的改善現狀，那就是真理的人生。人生對於現狀如看劇一般，明知散場後必有一陣蒼涼的氣味襲來，但何以必要看劇呢？況且戲劇都是偽裝，但情趣的欣賞反就在偽裝中，所以劇是值得看了。因此，戲劇有時是重於人生的實演，人生不能太不懂人生的意義，所以不滿現狀正是真的人生的實演。人生的意義就在不滿現狀中，僅有此種不滿現狀的人生方有活力。尼采在朝虹一書中說：「人生就是把不斷的死的東西推開之過程。」

第三萬不可少的是反抗的精神。不管甚麼壓力都應該起而反抗，尤其是暴力，除了

血的決鬥外，再無第二條途徑可言。只要是出於他方之欺侮方式來的力量及拘束，都是應該反抗的。「不自由，毋寧死」的高唱者羅蘭夫人，其甯願死在斷頭台上，不肯與濫施壓力者妥協合作，這正是反抗精神之高尙的表現。文天祥固然是反抗異族之高壓而死的偉大人物；便是方孝孺，爲反抗燕王的暴力強迫，居然肯流血，更是富於反抗精神的豪傑之士！中國今天之能抗戰，雖然立是在這種精神上，所以民族之復興必然是由反抗來的。希臘這次反抗義大利之威壓，其結果竟能出人意料而使義國之精銳軍全線崩潰，這是反抗者之光榮的收穫！凡不反抗者都是奴才奴隸，民族的成員若全是如此，當然只有亡國滅種！

第四萬不可少的是熱愛精神。我們最反對的是溫情主義者，尤其是以反對黃老思想爲生活形態的理智主義者；當然冷酷無情的涼血動物更當在剷除消滅之列。一個民族缺乏熱愛精神，這個民族已在向墳墓方面邁進了。國家的集體工作，若非國民因其熱愛而合作，這個國家的凝聚力，無論如何不會成功。國家的集體工作，有若干事是需要國民共同犧牲的，假如大家的熱愛精神不夠，國事就不堪設想了。因爲任何工作其效率之進程純然依賴熱力爲轉移；只是說工作，而熱力不夠，效率有時是等於零的。正如父母之於子女一樣，需要的不單在表面的養育，而在熱情與愛力之貫注；及育機關與媽媽所育之

兒童便可以比較的看法出來了。國民之於國家，應該像父母之於子女，一個人之於情人，熱情若是不夠，即有情人也會出問題的。現在中國人多半屬於溫情主義之一派，所以至多只夠婆婆媽媽的講點敷衍應酬，事過境遷，全不是那末一回事。甚至有若干裝扮着黃老漢的形態常在人間露臉的，他自以為取巧成功，殊不知國家政治社會之到今天，這班人要負完全的責任。至於冷酷得像鐵情的涼血動物，只有「男盜女娼」罷了。所以中國今天要得救，除了提高民族的熱愛精神，實在不能去另尋枝節，敵人之能到今天，不是他的職具之精良，全在他昔日之能夠切腹，「情死」的熱愛精神。中國歷史上不乏熱愛的事蹟，田橫五百士之死，這是最可歌可泣之篇章熱烈的一頁！今天中國的熱愛精神到那裏去了呢！愛國固然不夠，愛人又何嘗夠呢？愛你的情人，你的熱力夠不夠？我覺得這一點是民族生活力的基要點，這點若不存在，其他的也大可不必說了。

我之所謂，民族修狂飈運動，大體指以上四點而言。因為這個與向來之傳統習慣與普通所設立的禮法條例，多少有些不大合適。設若要提倡此四點，便非有衝決變離的決心不可。若要衝決變離，便正如一陣不很清和的狂風之颳颳一般，有許多入必然要感到頭痛了。可是問題是在「積蔽之下，非振之以威」不為功，所以我名此種內容的提倡為「民族的狂飈運動」了。我想衰世至於今日的中華民族，若不如此作一度解放，便決無

活力之可言，也許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時分了。「銀陽」這，我柳長堤，「未必就
能肯讓幾千年的文化民族沉淪的罷。」

我們要挽救中國，我們要復興民族，因此我催要來一個「民族的狂飈運動，」要造
成一個歷史上不可少的「民族狂飈時代！」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日）

生
命
的
火
焰

狂放論

辛棄疾詞中有這樣的豪句「不恨吾人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想見其縱橫不拘的放任態度，實在令人仰服不置。辛詞傾吐了辛的全人格，所以有宋一代詞人，只有他在功業方面樹了一個很雄偉的標準。平情論之，任何偉大的功勳，都是出於有狂放人格的，凡不狂放而只成爲拘拘小儒的瑣碎人物，不爲功狗便爲罪犯。因其無獨立之人格及狂放的個性，當然只有將自己的靈魂屬之於他人，所謂事業便是功狗式。否則，徒貽千載之羞而爲萬世之罪人，苟且敷衍，虛飾紛華，吸人血髓，敵人皮膚，結果爲自私自利之徒而已，所以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密乃說：「當今狂放之人太少了，所以爲時代之危機！」其故則在於不狂放即無生命的創造力，一時代如在於國體，豈非一條路上去，這個時代還有甚麼希望呢？

你不看歷史上，都會經將一代最偉大的人物視之爲狂者麼？尤其是在西洋，一部文化史，科學史都是狂放之人所創造出來的。蘇格拉底活潑的被人毒死是不必說，乃至於基督耶穌不是被人看之爲異端，而釘死在十字架上麼？物理學家阿基米得在浴盆中發

現浮體原理的狂放狀態，已經成爲千秋不朽之佳話，狂放至於臨死的瞬間還要驅逐殺害他的羅馬軍隊，叫他們「讓出去，不要妨礙我的工作！」這種狂放態度，固足以驚鴻，但若無如此狂放的精神，精確定律等未必可以發明出來。你那裏看見毫無人氣的偽善者有所成就的？哥白尼的地動說，招致了很嚴重的壓迫，但他絕不因環境而動他的意志，故後人乃稱之爲「爲真理而戰的英雄！」

這許多歷史事實太多，愈偉大的人物，愈不爲當世所諒；愈偉大的人物，愈不容易爲世俗所承認。最偉大之福利的，固是一般世俗之人，但最害偉大之人物的，也是這般世俗之人。實際上，任何真理，任何最偉大的發現，必要一種極狂放的心情及精神方可以追蹤前去。要是達爾文怕毒虫入嘴時，他就無從懂得生物進化的原理了。你不必瞧不起，已經因廢武而失敗的日本人，即因專門研究黃熱病的細菌學者野口英世，爲着發現非洲也有黃熱病發生，不遠千里而去研究，卒因感染黃熱病而死，這種狂放精神，也應該將日本人救起來。

孔子說：「狂者進取。」即是說一切進取的精神都是屬之於狂者，像拘拘小儒，反對狂放而自以爲穩妥的人，那不過孔子說的「鄉原」而已。孔子說：「鄉原，德之賊也。」

人類原始的時候，實在是狂放的，因為只有狂放然後有進化，像鳥龜那樣徒持龜壳之滿足，所以終千萬世也必止於爲鳥龜而已。人類毫無所恃，惟有進取，方是生路，因之節節進化不已，由爲萬物之弱者而躍至於爲萬物之靈者，均屬於狂放之故。

可惜，當其進化到不爲萬物所害時，陰狠的心思便發生了。陰狠出於小利小害之計算，主要在圖謀他人之勞獲，滿足自己貪鄙掠奪，於是人類彼此之間便開始紛爭，明爭不已，出之暗鬥，暗鬥不足，陰賊險狠，無不爲矣，所以人類就只有互相殺害，勢必有鬧到同歸於盡之傾向。

到了此時，狂放的精神完全沒有了，陰沉沉的氣氛便四面逼來，人類原有的文化態度，轉變而至於嫉妬的努力，活力是沒有的，是死人的世界了。

死人的世界有兩種解釋：一是死人的崇拜；一是死人的製造。所謂死人的崇拜，即是人吃人。戰爭，陷害乃爲之普遍發展。死人的崇拜，即是人活時不足重視，人死了方追念他；或者是人在反而爲仇，人死反而被利用作偶像；再者則是人活躍有生氣便被排斥，打倒；像死人那樣，或死不死的人，乃爲世俗所讚美。死人的製造，過分殘酷不人道；死人的崇拜，則爲殘毒，是鬼的生活了。這樣，豈不是死人的世界？

狂飈運動的意義，非常簡單而平凡，即是一方面要提倡進取的精神，重新拿出原始

人的活力，以創造積極的人類文化；另一方面，重視活人的生機，掃蕩死氣陰沉的現象，共同以赤忱的胸懷，建立一個有人性的新社會。

尤其中國目前，正需要新社會，新社會再不產生，人類痛苦便更要無止境的延長，即不至亡國滅種，但精神實質上，兩者皆必仍為奴隸之形態。因為奴隸只有被束縛拘囚着而不敢狂放的。難道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願意不為人拘囚着，而反自己拘囚着自己的嗎？

狂者廣也，廣大其胸襟，廣大其氣概，廣大其人格，廣大其環境，廣大其天地，惟狂乃廣，不廣者皆不能狂者之人。故狂即廣，欲廣必狂，凡非廣即非狂，狹隘態度者是狂者所極端反對的人，所以狂騷人物必然持奉新野蠻主義及友情主義，都不外為着要廣的緣故。

廣大之最嚴肅的積極精神，就叫做狂騷，狂騷也可叫着狂放，能夠很迅速的展開的意思，所以辛詞說：「不恨吾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因「狂者進取」的廣大精神，直欲「前無古人」了，這真是最狂的狂者了，但很可敬愛！

說 颺

颺字有兩種寫法，一種是風字加上三個犬字；一種是風字加上三個火字；實際是一個字。但我們民族狂颺運動的颺字，則爲第二種寫法，是風字加三個火字，還有其特殊意義之存在。

記得數年前我們的朋友錢賓四先生一天笑着對我說：「颺字太兇了，有風還有三犬，而且是三隻犬追着風。」我立刻即笑着說：「錢字太糟了，有金又有戈，還是拿着兩根戈去搶金子的。」這雖是當時的笑談，無關大要，但狂颺的颺字可不是錢先生所說的颺字。

其所以然的原因，是這三個火各有含義。多年前我講演過一篇煉獄之火收在生命的歌頌一書中作代序，已經詳細發揮過火之重要意義。火是代表熱。代表生命。這三個火字：第一是友情主義；第二是新野蠻主義；第三是指慧能哲學。換言之，是情火，野火，靈火三者合而爲一的一種努力，所以從風。風即代表運動。莊子說：「大塊吁氣，其名爲風，」風乃宇宙之真正表露也。所以狂颺的颺字是三火從風，絕對不可以寫三犬

從風。雖然三大之急馳於風中，已足形容其迅速，但止於一種迅速之形容而已，未足以盡其義；且其義亦不深。因此狂飈的騷字，斷斷不可以寫成爲三大從風。

而且，我們的狂飈運動，并不全然是仿自德國文學上之狂飈運動。因爲根本思想上有一個差異點，即我們是趨向於能的發展，而德國之狂飈運動則純然爲力的崇拜。能的發展是偏重於創造與施予；而力的崇拜則偏重於征服與佔有。德國之所以一貫的產生鐵血主義與納粹思想，並非偶然，我們所要求於人類的則爲諧和與幸福，純然要由友誼主義出發，建設一個互信互愛的熱情世界。

所以我們的狂飈運動是以火爲生命，火是帶來人類第一次人生，從而促進了人類的文化生活，開展了人類的同情社會。火曾經駭走了人類的殘殺者，也衝破了宇宙的黑暗之夜。今後更要完成真正的人類宇宙，這三個火遂成爲必要：第一方面，要隨時燃起友情之火，拿出真正激烈的人生態度；不要做鄉愿，不要有冷笑，不要露冰面；要救助人，方能救助你自己；這個救助的熱情，本身便是一種愉快的享受。第二方面，要立刻燃燒起一爐野火，正如野火會之焚燒起野火一樣的；要隨時活潑，跳躍，歌唱，不要沉悶，運用着現代的頭腦，不要離開原始人那樣的天真與自然，有康壯的身體，充滿着健全的思想，要爲生命之長壽而努力。第三方面，要燃燒起靈明的慧能之火，不要沾滯，

不要自賊；不要停頓於智識的底層建築上；不要製造刀子來割自己的手，要展得開，衝得破，「以慧繼智，可以毋傷」，人類惟有慧能的努力，方可以不拘於物，不束於俗；自立於純主動的人文生活上。

三火從風，便是三種含義的一個運動，故我們主張狂放之外，必加上這個颺字，乃足以完成我們的全部主張。

陸冠蒙詩云：「莫言洞府能招隱，會罷隨輪見玉皇，」這個便是颺字的真意義，吾家白石爲於龜蒙備極推崇，也許其道理即在此。因爲他的人格甚高，不喜流俗，後雖以朝廷高士召，亦不至，自稱天隨子，或曰江湖散人，好著書，喜飲茶。「會罷隨輪見玉皇」句，充分表現其慧能的超機思想。隨輪即御風之車，兩句合讀可見其十足的狂放精神。

颺者飄也；飄飄欲仙而不同於流俗，及不輕於有所沾滯之謂。所謂飄然高舉，不爲物制。這便是颺字本義之真解，狂而不颺則乏真，正亦長之生命力；颺而不狂則運動之生命力亦不足；故狂颺二字必然連用而不可分；否則，狂者易妄，雖有進取之精神，而無進取之內容；颺則乏神，雖有高遠之志，而少高遠之勁；故我們之運動必曰狂颺，不可單曰狂，或單曰颺，惟有狂颺乃有全人格全生命。

生
命
的
火
焰

友情主義

「朋友之道四焉；通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班固，白虎通）

（一）

吳季札，生於春秋時代，我覺得他是歷史上最可愛的一個人，也是深富於綠色心的人，他和他父親最小的一個兒子，父親最愛他，打算把王位傳給他，他一定不受，後來便封於延陵，而稱之曰延陵季子。歷聘上國，徧交當世賢士大夫，嘗聘魯觀周樂，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及還至徐，徐君已死，乃以劍挂徐君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徐人乃爲之歌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挂邱墓。」這個故事雖傳至今，我在幼年時讀書至此，非常感動，到現在一直還保留着非常之濃厚的印象。

這個印象的內容究竟是甚麼，我現在細細的分析起來，方感覺到這個就叫做「友情

主義」。

友情主義與仇恨主義是對立的，仇恨主義是霍布士(Hobbes)萬人鬥爭學說的結論，也是一般鬥爭論者所推論與根據的精義，因此，世界上多少世紀以來，人類都生活於這個仇恨主義的氣氛中：而生，而死，而興，而滅，而發展，而衰亡；乃至於多少宗教團體環境中也無例外。仇恨主義囑入了每個人的骨髓，縱使是上帝，也一定要執着劍與魔鬼相鬥爭，鬥一個你死我活，而謂之曰：爲正義，爲真理，爲光明，爲至善；所以要驅除黑階的烏煙瘴氣，而要另行焚起自己的火焰。

這個仇恨主義於今便普遍的流行起來，作着種種的幻化分形，假借着各種善名教義出現於每個角落裏。莫有仇恨主義的地方，幾乎沒有人類；沒有仇恨主義的地方幾乎沒有社會；仇恨也就等於人類社會了，人類社會發展之經過馬克思等人說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馬氏更強調的說，人類階級的鬥爭是由於人類有了先天的仇恨，康樸洛維茲(Conrad Lowin)顯示得更明白，人類種族之間必然有傾軋，這是天賦的仇恨。這就不奇怪今天世界上何以還有不斷的烽火，而且不少的人是非常的相信文化是由火藥庫裏爆炸出來的。

害死耶穌的十字架，幾乎被我們誤認爲仇與恨的構造物，因爲十字架最崇敬的地

方，是戰爭最激烈的地方。縱畫爲仇，橫畫爲恨，縱橫而成的十字架形，就是仇恨的符號，所謂愛你的仇人，也許就是恨的蜜餞，不然爲什麼有了十字一類之戰爭呢？

人與神，大約都是不悔禍的，宇宙間便自然爲仇恨主義所充塞。

像吳季札之堅辭王位，不肯陷於「哈姆雷特」(Hamlet)的悲劇，這是綠色心豐富的人，也就是反仇恨主義的人，又居然挂劍徐君之墓，以求自己心地的和平，所以便成爲一個模範的友情主義者。

友情主義的人，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將人我之間看爲平列的；第二，將人我之間看爲是和諧的。人我之間的平列，所以無高下尊卑貴賤之階級觀念，便不會有人與人之間不必要之阻隔。人我之間的和諧便祛除多少有意的紛擾，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愛人者人恆愛之，四海之內皆弟兄也；豈不是可以不衝突了麼？

當彼此都互相承認有人格，於是人我之間就平列了；當彼此都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之心情原不會兩樣，於是人我之間就和諧了。

人我之間原不會有銅牆鐵壁，銅牆鐵壁本是人造物，人我之間雖有不同的語言、風俗、宗教、那是後天的文化產物，根由還在人類有其共同的先天情感。所以人類不該有仇恨，將各個自己懸隔在兩個世界之內。

人類真會自己建造牆壁，這些牆壁原想阻障他人，實際阻礙自己，正如龜蛇之分泌膠液以生長皮壳，原是為保護自己，結果障了自己的發展與進化。人類總喜歡自己將自己放置在一個小天地之內自尊自大，并不知道於「人」字周圍加上一個牆壁，這就是囚禁的「囚」字，妄想在紫禁城內做皇帝的人，就是將自己待遇為囚犯的人。

築就一個小天地，當然要隔絕他人，結果自己隔絕起來與他人敵對，這就是仇恨的起源了。

人類原不會有甚麼絕對不同的心情與性格，若肯時時將自己的心情與性格去體諒他人，肯將自己去接近他人，他人終會成為自己了。主要則在重視他人的心情與性格，正如照鏡子一樣，主要在重視鏡內的影子，影正便自己正了。自己是看不見自己的，看自己先看他人，事實上本不會有孤獨之自己的，自己之為自己，正因為有他人。他人對自己的表現，正是自己對他人的表現，要想改變他人的態度對於你，你自己得先是改變態度對他人，這個就叫做友情。吳季札之挂劍便出之於這個友情，友情是重視他人大過於自己，也許就是等於自己。

(二)

人誰不愛自己呢？但自己如何愛法呢？普通的愛自己有兩端：第一，是自私自利，

第二，是自尊自貴；但真正的自私自利便是至公至大，只有虛偽的自私自利，方是圖佔一點小便宜，抱着算盤算計他人，結果都被他人算去了，其原因是沒有孤立的私利，一切生活都與環境息息相關，惟有先利環境，自己之利方在其中，若損害了環境，自己亦隨之而被損害，正如想喝好牛奶又不肯喂牛以好草料的人，這是自己虐待自己，唐太宗說：「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也正是這個道理。況且對他人好時，他人的報酬，總是多過於自己的施予，而且又很自然，若是一味對他人很壞，多數他人之壞意相加的總和，足以將自己想好的預計完全消滅而有餘。所以虛偽的自私自利，實際上就等於危害自己，也可以說是屬於殘酷性的一種自殺行爲。

甚麼是自尊自貴呢？自尊自貴就是自己能夠謙抑有容，惟容乃大，惟謙乃尊，只有那種妄自尊大的人，純是富於自卑心理結果的人，因為心理上怕他人瞧他不起，爲着先求有所補償起見，便妄自尊大起來，以爲這樣便被他人瞧得起了，實際上弄巧反拙，更被他人瞧之不起，這便成爲自己踐踏自己的導火線。并不知「敬人者人恆敬之」的道理。大海深谷之所以構成，完全是以其謙下。實際上欲爲萬人之上者必爲萬人之下，服務的人方能領導人，能領導人的人也是能服務人的人，勃羅埃（Bryant）有兩句話說得好，他說：「謙下之加於才能，猶一幅圖中的陰影之於物體，給以力與美。」一味妄自尊

大，必然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喜，結果爲人所遺棄。被遺棄後，反不覺察與自省，咀咒，痛罵，憤世，嫉俗，終日以社會虐待了他，這就有了精神病，愈離開了社會。這才所謂自卑自賤了。

因此，凡能真愛自己的人，便是先能飛開自己的人，飛開自己，自己便變成了千萬個自己，正如神話中所言孫悟空扯散開許多毫毛，但這許多毫毛都是孫悟空。飛開自己，卽是無我，專在對於他人及留心於環境。無我的具體精神就是友情主義。

說一句玄學式的話，無我就是有我，無小我方有大我，大我中自有小我，環境好了，焉有自己不好的道理？社會生產富足，焉有自己輕易貧賤？「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大我的關係，不是小我所能比擬的，但小我的關係，可以轉移大我，這便是友情主義的發展。

(三)

友情主義有一個非常簡單而明瞭的口號，便是「增加一個朋友就是增加一個自己；而這個自己，比你自已還自己。」

這句歡謝好像也有一個諺語說：「多一個朋友，卽多一個化身。」培根(F. Bacon)於此語頗有所發揮，實在可以爲我們張目。他說：「因爲友人可以代替着自向更遠處展

開與擴大。人生一定會遭遇到死，但很多人在死時尚遺留着很多未完成的事項，例如對於子孫的照顧，以及一切工作的完成等等；此時如能有一個真摯的好友，則他的一切事業及志願在死後便都能有人替他繼續進行，所以這樣便可以說在他的志願的追求上是有着兩個生命。渺小的人體，原只能固定在一個空間中；然而友情的存在却能使一切活動，都似乎能爲他的本身及他的代表者所實踐；這是因爲友人能代替着自己在各方面實踐。在很多場合中，某些言語和行動，每每不能自己啓口與發動，例如自己的功勳常常不易適當地由自己來陳述；又如對人請求的事常不易出口等等；然而所有這些面紅耳赤的事，在一個朋友口中，便能平坦地發揮出來。同時，一個人的身份地位有時也限制了他的行動，例如對自己的子女必須以家長的態度，對妻室必須以丈夫的態度，對仇人祇有怒目相持；但是必要的場合中，一個友人的出場便可以不受這些拘束。友情的寶貴真是多不勝舉。總之，在獨力不能勝任的事業中；沒有了友人便將爲這事業所遺棄。」

在某一次宴會中，圓棹上擠滿了客人坐着喝吃。當銀耳湯上席時，主人一聲「請」，客人舉起羹匙向湯碗中發動，但有個人因無羹匙之故便向隅了。在全棹舉手發動中，主人是不容易發現這種向隅之情況的。爲另一客人發現了這個情況，乃去推讓出他的羹匙給向隅的朋友，主人很抱歉的命人補上了一個羹匙來，大家都很得手的一齊快活了。

其事雖小，足見友情之實效，要是由向隅的客人自己說出來，對自己，對主人，對在座者均不大美觀，保不住會給自己以一種不能設想的難堪。

「親不如鄰，鄰不如友」的話你是聽見過的了，在中國流行得很早。在宗族主義社會的中國，有這樣違反血統思想的話，是值得大可玩味。

「親」是血統的關係，非常固定，純由一種不經自由選擇的先天支配之結果。「鄰」雖似乎也固定，但有自由選擇之餘地。而「友」則全是自願的選擇了。

由這樣去看，足見自由意志之可寶貴。自由選擇來的朋友，可以志同道合，可以託妻寄子，可以患難相共，可以生死相交。親不必有這些好處，面有其他若干不自願的糾纏與威襲或壓迫。這是屬於一種友情主義思想之啓示。

凡能脫去先支配的本能生活，都是進步後的文化發展。不是說親不能有友情，而是說血統關係的人若不加上去，純靠着先天支配，這便是「不如」之處。一切人都友情化，是親族又很友情，當然更好。無友情而只是親族，處於「是親有三顧」的命定之下，無怪社會上要出現「濫用私人」的惡劣現象了。友情關係是後天的文化發展。

我們并非反對親族關係，是說親族必要友情化，因為一切人類，都當友情化。友情

的社會是有生機的，活潑的，生活非常充實的諧和現象。

耶穌說：『愛你的仇敵』，我們當然佩服這個意識之偉大，但這話是當修正的。既是仇敵就有恨了，爲何能夠愛呢？至低限度是矯揉造作的勉強做法。友情主義者，根本不承認有仇敵，尤不承認無條件而成立的仇敵。人皆爲友只有在友情之下去交往而發生敵對時，方可說有仇敵了。但這個仇敵是敵對友情主義的，而非友情主義之外，更有仇敵之存在。

因爲我們始終認定人皆富於友情的，這便是孔子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心境，世界上不會有絕對不要朋友的人，也沒有絕對孤獨自己以生活的人；『最難風雨故人來』之詩句，固然將需要友情之心境寫得最澈透，即所謂『形影相弔』，亦復是友情最濃烈的人。

(四)

愛自然，愛藝術，崇尚真理誠信宗教，尤以宗教徒是最富於友情的。耶穌釋迦之偉大，全是由於友情高過於尋常萬萬，所以才「博愛」是尚，「慈悲」爲懷，耶穌說：「我不是來要人服侍的，是我來服侍人的」。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是友情主義之最高級的表露。

友誼主義的思想，充滿古今中外偉大人物的胸中。但世界上所遺留而傳布着的則是仇恨的毒素。

爲着了拒毒的觀念，所以我們旗幟鮮明的提倡友誼主義。

世人不解人類之共同特性，隱避着真的情感，向褊狹的虛偽的理智路上走去，所以將他人都看作危害自己的人物，誤認作人生面對立的，所以有將父子之親，朋友之誼，都看作是虛偽的存在，擴大起來便形成團體的或階級的仇恨，於是永遠以這種仇恨之怒火作爲光明路線之探索，這就無怪永遠沉淪於黑暗時代。

絕對忘懷了人是感情的動物，并且忘懷了人類社會的開始，就是這個寶貴的感情之結合而開闢出來的荒原。

也忘懷了我們語言的發明，就是由於我們需要感情之最濃烈的交流；更忘懷了我們的一切物質文明，都是出之於感情接觸後之分工合作來的。

人類太過於健忘，所以祇努力於互相猜忌，而不肯將固有的真正感情來一個澈底之溝通，必定要鬧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事急則呼母」；每每至真正情感之發露時，也祇構成「回光返照」一切無望了。

不是每到共同遇難時，才肯表露真感情麼？但這個真感情爲甚麼不用之於常日，而

先防止患難之來臨呢？

人真是過於愚蠢，度着一種最愚蠢的理智生活以欺騙自己，所以世人真是可憐，每以殘殺自己人類為愉快，但那一次不是噬殺人者人亦殺之；不是種惡囚者自食其惡報呢？

這些皆是人性不具者，所以將人類原有的感情加以籠罩而去玩弄危害之理智遊戲物，似乎不甚知道凡所謂理智都是出之於感情，入之於感情的，理智是為着感情之不易圓滿發洩而產生了一種手段，這個手段之運用，就是理智之發展，利用了此種理智的緣故，實是為要圓滿我們的感情的。

孔子說：「舜其大智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這意思重要在執其兩端，不在用其中，用其中是因為兩端之故。兩端其本，中是末，不是中是本而兩端是末。本末倒置，所以世人只知中之本為用，而不知中用是根由兩端，因祇知去用而不知本，所以一切都謬誤了。

用末者惑知本，則其用乃為有用，否則無本之用則是行屍走肉，全然不具有生命。理智是用不是本。本是感情，是要產生理智以滿足他。由這樣去認識清楚，便不至於差入褊狹的或偽之路了。

明白了這個，就明白了友情之可貴與必要，友情主義正是兼顧本末，而避用於兩端之中。

友情生活乃是人生之真快樂的生活，有友情生活的人是快樂的人，缺乏友情生活的人是最苦惱的人，人爲甚麼不尋快樂而找苦惱來受呢？

友情的發展乃以全人類爲對象，因爲全人類都是有感情的，喚醒全人類之感情的，也只有友情的發展，不是理智的訓示。

言語儘管不同，風俗習慣儘管差異，宗教信仰乃至於膚色種族都全然兩樣，但是友情的可能性之發展是絕對一致。

世界上需要和平，需要民主，還不如很明白的說需要友情。有了友情的普遍，世界上還會戰爭麼？人類中還有專橫者麼？

人與人之間爲甚麼不相諒呢？種族之間爲甚麼要歧視呢？國家之間爲什麼有誤解呢？均起於不友情。

友情是用衷心的愉快去與對方握手，其所得的答覆是更使你衷心愉快的，否則，仇恨是幾何級數的增加，惡化了感情，毒素便醞釀出來了，任何人只有中毒而死，鮮有例外。

挽回人類之頹勢，而促進人類真正快樂的，享受的，適合的高貴文化的進步，舉世不會再有第二個東西可以去相提并論，這便是我們說的友誼主義。

友誼主義是人類的福音，也是人類共有的既失的寶物之回來，我願意將這個貢獻給於全人類。

一九四五、七、十四、爲紀念講演『生命之歌頌』兩週年而作。

生
命
的
火
焰

新野蠻主義

「眼前的這種悲劇時代卻需要粗豪的。」

——約翰根室·崩潰教訓

在普通說起來，「野蠻」是一個罵人的話，至少，是一個「不可理喻」的代替形容辭。事實上「野蠻」二字確也被許多人所誤用，甚至於政治思想家以及社會學者也少誤解了的。

霍布士（Hobbes）便說過野蠻人的生活是「孤獨、困苦、邪僻、凶暴而且短促的」。斯賓塞（Spencers）也論到野蠻人說：「他們的感情是爆發性和混沌性的，不謹慎，愛笑樂如小兒，不能節制，博愛心淡薄」。

那曉得這真是冤枉的話！只有現代哲學家杜威氏於此比較有一個明確的理解，他說：「以文明人的心理為標準以測量原始人的心理，其結果必然是負的（Negative），故敘述原始的心理的話常是「缺乏」「不見」，其物徵是「無能力」。

詹姆斯（James）說過，持倫理學上直覺說的人，就像障蔽了眼睛，在暗室裏瞎摸一隻關在室中的黑貓。這話真是說得好極了！一般誤解「野蠻主義」的人正是如此。

巴恩斯（A. E. Barnes）於其社會進化論（The Evolution of the Great Society）論及原始社會一章的結尾中，引用着托操（Tonnet）教授的話：野蠻人都是道德健全的有理性的動物，并且往往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氣慨。而在此結尾之前，全引用着托操教授的話為結論，復有幾節，是這樣說的：

「（4）野蠻人於他的習慣和社會制度中，表示一種變化的天才，適應環境的技巧，和改革底願望與驚奇的能力，這些即足以證明原始人是停滯和退化的之假定說是不正確……。」

「（6）野蠻人遵守習慣和法律的程度非常之高，足以引起每個道德心理高尚的學生發生無限的欣羨。」

「（7）我們如果對較野蠻人和他的更文明的同胞之機會與成功中間的關係，我們會立即承認，如從這個觀點來說，我們的優越是很成了疑問。制度的複雜，不是他們的勢力之尺度，發明的增加，也不是進步的真實標準。」

「野蠻人」（Barbarians）對於他族人易起猜疑，確是真的，可是在彼此無所隔膜的

時候，你便可以發現他的誠直，豪爽，那絕對不是文明人裏邊所能輕易發現的。我在邊地遇見過好幾種爲一般人所謂野蠻人，其內在感情與外表生活，令我感動的幾乎下淚，我發現之野蠻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而我們一般所謂之文明人，才是真正的野蠻人。這正如我們誤解虎狼之吃人爲殘暴，而不知人類之吃虎狼，其殘暴情狀是非虎狼所能及其萬一。

若是專就性情及倫理來說的話，人類全是偽君子，其偽而至於所謂有「吃人的禮教」。

倘使以物質生活而定文明之高低及文明與野蠻之區別，則物質生活之實際狀況的結果，全是傷害人的。

永井潛著生物學與哲學之境界中便提到文明有兩大害，他說：「文明漸進，而人之精神或身體各事隨之，一切趨之極端，其結果，或精神系過度使用；或於生殖有直接關係之生殖器，亦過於濫用，即亂用此等主要器官之結果，所發見之人口減少是也。生於此狀態之國民，其生產力遂已成爲病態矣。」

況且文明過度的物質生活，其爲滅滅人類原有之體力，精神，這是容易理解得到的。在另一方面，所有的物質文明全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爲殺人工具，那又無待於細說。

我所論到的野蠻主義，還不純屬在物質生活方面，主要還在人的精神上。即所謂道德的一方面，我想野蠻人的道德爲兩重性的，這一點應該是所謂野蠻人的特徵。社會學者孫末補氏（Sumner）於此已說得最詳細，孫氏說野蠻人對於「我羣」（We Group）及他羣（Other Group）道德觀念有顯著的不同。在我羣內相互關係是和平與互助，對他羣則變爲鬥爭與搶劫。在感情上，對內是忠誠、犧牲，對外則爲仇恨與欺侮，對內友愛，對外好戰，同一種行爲。對內則視爲罪惡，或被處死刑，對外則反被獎勵爲美德，譬如偷盜，殺人，對內絕對禁止，對外則稱贊爲勇敢，類如此等的道德規範，既爲羣的宗教所鼓勵，更爲祖先鬼神所一致冥護的。因爲惟有這樣兩重性的道德標準，方可以樹立起羣的力量起來。明白的說，惟有以對外的仇恨更能促進對內的和平的團結；同時，要用對內的友愛，方可對外鬥爭與獲得勝利。這種兩重性的道德，即是野蠻人所必不可少精神，也是野蠻人的特徵。這個到今天世界上便被視爲文明人中神聖的集團主義的精神。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便是想純粹繼續與恢復這種原始人的野蠻精神。

可是若總是舊野蠻的，不必說時代不許可，事實上，在實質方面也完全有所區別了。因爲時代現已經進化到「現代國家」（Modern State）以後，而環境亦復是所謂的高級文化階段。時代是在口中高調和平，而人類又有種種機智的外交之運用。真的和平

當然不會實現與維持，加以人口之大量增加及人類接觸之頻繁，這樣的新時代問題的解決，便常需要着新的對策了。

威爾都蘭（Will Durant）著哲及社會問題一書，開宗明義章就說：「歷史是一個新野蠻化的過程。」我覺得他這話真有一針見血之功效。老實說，歷史之進展，并非靠文化之推動，全然靠着野蠻精神而更生，因為文化之高度的發展必趨於衰落及死亡，正如斯賓格勒（Spengler）輪迴進化論所說的一樣。但何以能夠復興起來？便需要一種返老還童的藥，這個便是新野蠻化。

中國歷史的過程正是如此的。從炎黃之戰起，一直到明清之際，純粹可以說是新野蠻化的轉變。其間居在西北的秦始皇之統一中國是一個絕大的證明。而秦代之成立，也正是中國歷史轉變之極大的關鍵。

西洋諸國歷史過程也復如此，由埃及為墨克索蠻人所征服起，一直到今天的歐戰止，也是新野蠻化的轉變。

日耳曼民族的新興德國領導者希特勒，居然不諱言他們今日行動之為野蠻，希特勒有一次便對他親信的人說過：「對的，我們的確是野蠻，但是我們的野蠻，都像古時推翻羅馬帝國的野蠻人一樣，是自有使命來推翻這個腐化的民主國家的，就在這些衝突毀

滅裏，我們便可以產生一種新文化。」（見 H. Ransohring 所著希特勒的老實話。）

根本上，今日的日耳曼民族的德國人都是野蠻人，所以才會有今天的狀態。不過此之所謂野蠻人似乎是有異於今日之野蠻人。大泉行雄著德國三與德國人，中稱之爲「文化的野人」，也可以說是新野蠻人，他說：「從德國人通盤所得的印象，可以說德國人的人品，是不像法國人的倏敏伶俐；也不像英國人的儼然，巍然；又不像美國人的天真爛漫。概言之，德國可說是文化的野人。這所謂野人，并無輕蔑嘲笑之意，而是約翰拉斯金所再三鄭重言之的近乎粗野野味的野人。」

大泉在他的文章裏說明德國是文明各國之最優秀者，無論哲學科學，藝術的顯示，在世界上都是最高水準，其所以然者，在德人生活思想是素樸質實，而且剛強堅韌，無都會的雕斲，而是田園的木訥，是有着高深教養，透徹理性，豐富趣味的，可以謂之曰文化的野人。

這文化野人的特質，重要是其單純，說單純并非說是其思想，言論，生活很簡單，而是說他好外直，不肯無謂的紛繁，因此他們的菜單之呆板及酷好法律規則性情，世界任何國都不能及他們了，因爲這樣，所以他們發生出無比的野味的偉力來了。

今天的德國人，所以能再崛起，不是偶然的，在第一次戰前戰後那樣的毅力行爲，

充分可以說是一種蠻幹的精神，這個當然又本是原始的野蠻人所能爲的，故爾我們便稱他們爲一種新野蠻人。

當然，我們并不因爲國人之暫時的勝利而作如此的說法，即使希特勒之遼軍莫斯科而與拿破崙同其命運，我們也真是覺得這新野蠻人的精神是值得讚揚的，不必說，德國人還遠在歐洲作戰，即使他成爲我們直接的敵人，我想這個精神，正該是他由之石，可以用來攻我之玉，因爲這個是真正的前進精神。問題是在納粹主義的思想，則又屬於舊野蠻的內容了。

我們覺得今天的中國人相當的頹唐，是該振刷起來的時候，大概是因爲文化發展到了高度，是一個衰落的現象，人各自私，自私時也還是多半靠僥倖，尤其是一個農業民族，文化衰老，靈魂如像要消滅似的苟且偷安貪贓污枉，對於任何事都失自信力，快要到行屍走肉的時候了，這才是危機，這纔是國家民族的大敵！

我於去年十二月在此講演過「民族的狂飆運動」，現在我再來作一次「新野蠻主義」的發揮，精神主張是先後一致的，我覺得中國人既已文化中毒，已進入了文明的老境，即是應該服此一劑新野蠻主義的藥方，方能返老還童！

明確歸納起來說，新野蠻主義的特質精神是：

- (一) 更精勵地邁進於高度的文化境域，使民族思想仍能長足的發展；
- (二) 但在實質上要恢復原始人的體力及潑刺的精神，而富於熱烈的情緒；
- (三) 又當對於集團生活，要加意培植，要絕對剷除個人主義之意識，而有對人類效忠犧牲之決心。

簡單的說起來，所謂新野蠻主義，就是要有現代人的頭腦，而具有原始人的勇敢動作之行為與身體。文質彬彬非其所宜，我素常主張開發邊區，改造農業社會，混一血統，均與此種主義有關。我們希望歷史過程之新野蠻化，到了今天應該是自發的，不是處於自然淘汰以被動地位。因為新野蠻主義之歷史過程是必然的，要是不自動起來，只好作時代進化的犧牲品了。而且自然的淘汰是非常殘酷與浪費，這是自身的錯誤，所以我今天在此提倡新野蠻主義，這新野蠻主義是狂飈運動的另一名詞的主義。在今日世界有多種多類的主義，我想都是不相干的，老老實實就是新野蠻主義。中國今日也正需要這種新野蠻主義，少年人的主義。惟有這樣可以產生新文化。詩人雪萊(Shelley)說：「野蠻人之於年代上。像小孩子之於年齡上一樣。」基督說：「惟有小孩子可以走進天國來！」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

能的世紀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老子）

生物演進中有兩種奇特的現象，在現今提示出來，有令我們特別注意之必要。第一種是生物的「直進進化」（Orthogenesis）；第二種是生物的「自體截斷」（Autotomy）。所謂直進進化，就是許多生物因某種弱點的需要，乃特別直進強大化。如猛獁（Mammons）的一種生物，因為需要牙齒的向上彎曲，結果，牙尖彎到刺破了自己的眼睛，超過了實用的程度，而有了過度發展，就此滅種。又如愛爾蘭大鹿（*Cervus Sivanus*），其初是需要較長之角，但結果，角竟長到十一呎，又非常之闊大，頭部竟負擔不起這樣過重的重量，這個種族也就因此滅亡了。這些滅亡了的生物都因為一直發展下去，違反了需要的初衷，所以就危害了自己。

所謂自體截斷的生物現象，與前此直進進化的情形完全不同。因其本身相當弱，但必在弱中求其生存之道，並不採取直進進化之路，只在運用方法以圖安全就夠了。比如壁虎本是古生物爬虫如恐龍之類的遺族，要是以其類型的發展可以非常強大，但牠不肯

走過度強化之路，轉入了以方法謀生存之路，於是這個族類遂以廣大的存在。偶遇外侮的追逐，遂於一瞬間自行截斷可以繼續跳動的尾巴，混亂敵人的視線，以滿足敵人勝利的慾望。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替身，其本體早已逃匿無蹤了。明白的說，到了最危險不可避免禍害的時候，只可犧牲全身上的一個小部分，而顧全其整體生命，乃不得不如此忍痛求全，有近於壯士解腕之意，絕對不走上愚蠢頑強的死路去。

不過所謂「自體截斷」并非絕對犧牲，乃是暫時救急的截斷了一小部分，以顧全其整體生命。而此截斷了的小部分跟着即予以堅強的恢復，有如壁虎的尾巴截去之後，新生的尾巴更強於過去的既截之尾巴。

弱的進化論本身有一個歌訣說：「弱必強，強必亡，以慧繼智，可以毋傷」的話。直進進化的生物現象充分說明了「弱必強，強必亡」的意義；而自體截斷的生物現象，則略略暗示了「以慧繼智，可以毋傷」的認識。（見拙著商務版社會哲學）

在現代人類史中，德日的蹶起及其滅亡，也正是以證實「弱必強，強必亡」的真理，這也便是直進進化的結果；而中國則似乎正近於「以慧繼智，可以毋傷」的存在，其淪陷區的擴大，也就表明了自體截斷的生物現象，所以突然一朝就「勝利」了。勝利後，其全部收復之失地，更應強大堅實化。

德日之亡與中國之不亡，有人很驚異，認爲是歷史上的奇蹟，甚或以爲不公平，不合理。實質上考察起來，然後才知道這正是合理而極公道的現象。因爲這個完全合於我們們的進化論的觀察。不僅生物現象如此。一切人事現象均可適用這個看法。

十九世紀的德國，可憐透了，那裏像一個國家？一八〇六年耶拿的慘敗，幾乎亡國。當時的德國，在拿破崙鐵蹄蹂躪之下，一般人民已經失去自信心，都鄙棄自國的文化，一切都以法國人馬首是瞻，裏裏外外各方面看起來，都弱到了極點。可是正因爲如此，促起了德國人的覺醒，待到利比瑟解放戰爭成功，拿破崙失敗後，普魯士起來了，而且奠定了後來德意志帝國統一的基礎。一九一四年德國又敢於對全世界宣戰，皆由於弱必強的原則，但到了一九一八年終於失敗了，這又於入於強必亡的境界。一九一八凡爾賽條約的結成，德國又弱極了，一切都受英法各國的壓迫，本身既喪失立國之軍事設備，經濟又陷於極度的紊亂與崩潰，此時的德國人可以說是對於復興的企圖全部失望。但是經過與維也納政時期的修養生息，待到希特勒登台後，一共不到廿年，德國又非常之強了，終於釀成凡爾賽條約之撕燬，滅亡捷克，進兵波蘭，屯兵巴黎，羅馬英吉利海峽，此時世界各國已爲之戰慄不已。忽又回師征蘇，兵臨列甯格拉，橫戈莫斯科，聲勢浩大，氣慨雄偉，業已功蓋威嚴第二，威壓拿破崙，但這又不過五六年的時光，德國又

失敗了。整個德國又入了同盟管制之下而削弱了。「這弱必強，強必亡」的教訓，反落在德國人身上實驗着。要是德國純是一種生物如猛犸愛爾蘭大鹿的話，那就恐怕不僅只於亡國，也必會滅種的。因為這個就叫着「直進進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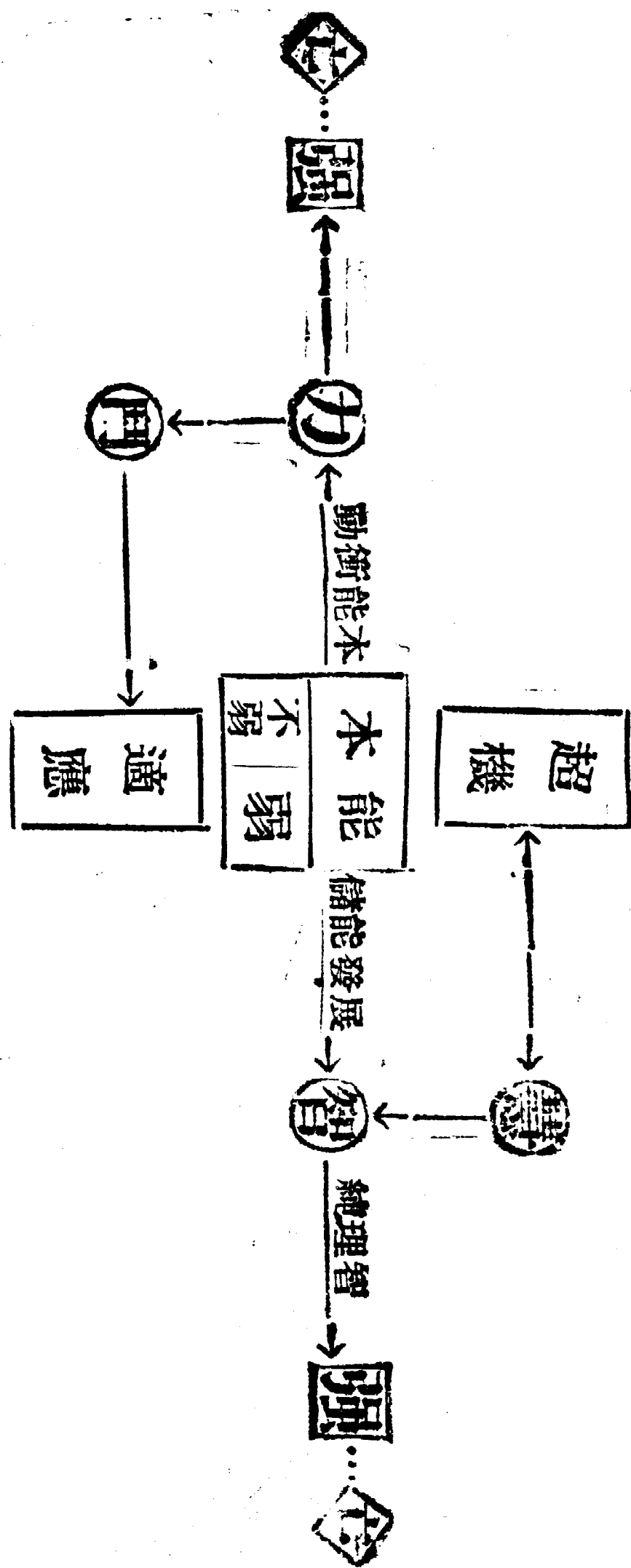
又以日本而論，在十九世紀，亦復可憐萬分。自一八五八年六月起，相繼與美、俄、英、法、荷蘭、葡萄牙、普魯士、瑞典、比利時、意大利、丹麥等國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國內又處在封建黑暗勢力之下，遭受德川幕府之專橫。內憂外患，民不聊生，這時的日本非常危險，滅亡即在目前。後來一般有志之士才起來作倒幕運動，還政天皇，高唱尊王攘夷，在一八六八年擊敗了幕府軍隊，明治維新，大業乃得實現，廢除封建制，效法歐美新法，於是日本乃逐漸強起來了。一八七四年藉口討伐生番，乃進攻我台灣，從這時起，日本自信心非常高漲，終有甲午一役，中國大敗，旋又戰勝俄國，其荒唐的征服世界之迷夢，亦次第構成。故不惜發動九一八事件及蘆溝橋事變，大部分的中國土地被其佔領。此時日本之強大，私心以為德意兩國亦不能及，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大戰，根本欲擊敗英美，方足以顯示其強大有力。但不幸終於也追蹤德國而向同盟國投降了。這豈不是更足以說明「弱必強，強必亡」之道理麼？這種直進進化的國家發展，也踏上了物現象之路了。

在中國目前今天，許多人總以為屬於倭倭的勝利的一方面，其勝利並非真正的勝利，其所謂強五強的新非常強。這話聽起來何嘗不是？但仔細觀察起來，並非出於偶然。其先地裏土，這話聽起來，確屬於生物現象的「自體截斷」。中國民族並非屬於愚頑強項之一流，歷史上的召示，至少已有數千年。我們當然不會把稱專權辱國等現象為立國之必要，主要是中國民族學并不走直進進化一條路。向來即被稱為是理智的民族。「自體截斷」本屬於生物無可奈何之一種現象，一個壁虎也絕對不會輕易自體截斷的。在人學及國家方面，所謂自體截斷，不外表示其遇事處之發生，絕對避免走直線的硬撐，而是隨物賦形的採用方法的發展。其所謂方法的發展，即是說離開了直線的生活，已進入到有認識的適應。更明顯的說，就踏上了理智生活的路線了。

人類理智生活的開始，本即由於弱點所刺激而起的。換言之，智之起也由於弱。整個生物現象，人類也包括在內，其生存發展，本有兩條路徑，其一是智，其二是力。力是依純本能之衝動而來的，智則因本能之不足以應付生活環境，而屬之於弱的境界中，所以只好支取儲能來掙扎生存。儲能本為生物所同具，但若本能足以應付生活時，即無動用儲能之必要，惟有在本能過弱時，儲能即開始活躍了。諺語有「逼緊了的兔子會咬人」的話。咬人並非兔子的本性，絕對未聞有咬人的兔子，但在逼緊而在性命交關時，

兔子就咬起人來了，這個咬人的行爲，即屬於兔子的儲能。但過了危險關頭而入於平常狀態時，兔子又以本能而生活了。在人之初，根本上，平常狀態即不能持本能而生活，隨時都在靠支取儲能方能維持現狀，儲能的常用，遂帶本能而作了主體，這個便就磨練出理智的生涯來了。這便是人類文化之所以發生，人類文化發生後，便開始脫離生物本能的範圍，而確立了人類特有的世界，這便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地方。

不過，問題就在這裏了：不管是本能所產生的力也好，儲能所形成之智也好，要是都有了過渡的發展，而超過其適應之生存狀態時，都必遭遇滅亡之懲戒。換言之，即力大無朋時或理智極端時，這就是滅亡的開始了。前者如恐龍之類的滅亡，後者如猶太人之不能復國。因爲兩者結果都反不能適應環境，超過了原始的需要與要求。茲附圖如下，以代更明確之說明：



圖中之表示，即說明一般生物是不弱的，故持本能之衝動而產生力，但這個力如過度發展無可與之敵鬥者，而至於強時，則滅亡了。否則完全「為着生存而生存」的用力，則以達到適應為目標，這就不會消滅。原人是很弱的，弱於本能，故即支用儲能，儲能常用遂成智，智若過度發展時也很強的，強又是滅亡的開始，這即是老子說的：「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說：「強梁者不得其死，」就是這個道理。但若不靠智，由智生慧，慧乃入於超脫境界，純粹完成人類的超機文化現象，以符合於人類原始所希冀的不以殺害為生而以逃避為生，這個便是真正的高等人類了。

智與慧是不同的，智者知也，慧者會也。智是平面的發展，從表面上去滿足感官的認識；對於事物之瞭解，智的發展運用，在初步是最不可少。但若以智為真實，且以由感官而得知之認識為最後之結果，則必陷於獨行的錯誤。又必以此種錯誤即決定為事物之本體，從而引伸之以為真理之本質，則無怪乎純理智的表現，遂失去適應環境之能力。此種不合於環境之理智發展現象，當然就要滅亡了。因為純靠理智，理智不盡為真知之境界，而分析之推理作用，又是去實際遠甚，故不能適應環境，遂招致滅亡。

慧雖經過智之階段，但慧已不復以分析推理為能事，必渾然綜合全體而予以內照之領會。一方面既對於事物作還元之統整觀察，一方面又復超越事物而有客觀之體驗。所謂慧乃由於事物出於事物，既不忽視事物，亦不凝滯事物；對於事物已有澈透之通達，而決不為事物所牽纏，另於事物有所安排，自己則能置身於事物之外，而能充分運用事

物與不爲事物所控制與影響，這便爲「慧」。慧乃人生文化之高度發展，故爲超機現象。文化之真質，實卽此種超機現象。於是此種超機現象，不僅違反人生之真義，且於任何環境無不有切合之適應。因此所謂慧，實卽安全的伸張人生，絕對不會反爲人生之伸張而發生故障及危害。

前之所言：「以慧繼智，可以毋傷，」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人類固已踏上理智之路，要是僅作理智之過度發展，則便又有作繭自縛之弊。因爲理智之打算，根本辦不到算無遺策之地步。古語云：「人有千算，天只一算。」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其意卽說是理智所能算者，只能算到已知數，其未知數則絕不能算到，既不能算到未知數，則此未知數，或卽此重要之數，遂至爲山萬仞功虧一簣或至鬧到一子既錯，而便全盤皆輸。易經上說：「知幾其神乎！」知幾之神，當非理智的，這便是慧的領會。

中國容或是爲理智之民族性所奴了。但中國民族之衰墮而至似乎無可振刷之地步，則可反證其有理智過度發展之顯示，是卽我之所謂「文化中毒」是也。（參閱拙稿文化之吟味，見東方雜誌三十九卷十二號）世界上的老民族之所以滅亡，都出於此。中國或許還未充分達到理智之過度發展，故中國還未至於滅亡之階段。但古希臘及希伯來等民

族，終於無法延續其羣體的生命。今天的希臘，決非古代的希臘。斯賓格拉(Sпенсler)所言之八種死文化，或即我所言之理智過度發展的屍骸。

理智與力之過度發展都是不行的。比如說此次軸心國之橫衝直闖，說他是力之過度發展，固然可以說他是智之過度發展，也未嘗不可以。因為德日之興起，都是事前計算清楚，舉世無匹的。實際上世界各國在戰爭發生之初，確是準備薄弱，不曾對於戰事有所策劃。英首相張伯倫對於希特勒一再委屈求全，并非純出於維持和平之心理，實在是其國力不堪一擊，所以德國兵臨英吉利海峽時，英國只能勉強拖延，還手的工作是莫有的。又如日本偷襲珍珠港，一夜之間，美國海軍力量便大部分被犧牲了。美國人當時對日本攻擊之恐怖，并不下於英國之於德國。但日本既不曾毅然追擊到美洲大陸上去，而德國又忽然轉兵北向，欲先征服蘇聯。在此猶豫期間，英美方能全力作戰爭之準備，以英美各種基礎之本來雄厚，又加以美國之富源舉世無比，故能於短期內，遂能以武力與德日為敵了。德日瞬息之遭破滅，確是由於過強之所致。「強必亡」遂成其必然的鑄定之命運。

日本之投降，固然由於明明白白的美國原子彈之威襲；而德國之投降，也可以說是由於英國曖曖昧昧之另一種原子彈所招致。原子彈本非代表一種粗淺之「力」的概念，

而純屬於一種深藏若虛之一種「能」的意識。

英國正是具有深藏若虛之一種「能」的國家。英國政治是天下第一，運用之純熟，截至現在止尚無可以相比擬的。本土甚小，不及吾國之一大省，但「國旗無落日」之豪慨，似乎就統有全世界了。法國作家莫洛亞著「英國人」一書說英國「偶爾遭受起始的敗仗，但她總是，或差不多總是最後勝利。」其所以然的原因，是她代表「能」，而非總然出於「力」。此次英德之戰，英國頗有滅亡之可能性，但而今反是勝利最強之國家，且又在支配着世界了。這個道理完全因為是她在用「能」。自邱吉爾任首相後，無一日之安居，首先導引起蘇德戰爭，解除了自身的危難；繼而鼓動起美國人之參戰，對於德國來一個圍攻；最後與羅斯福總統商訂出不少致德國於必敗的計劃，於是德國終於為同盟國擊敗了。德國之擊敗，主要固在於美國之「力」，但其擊敗之主因，則又確確實實是由於英國之「能」。這個豈非是「德國之投降，也可以說是由於英國曖曖昧昧之另一種原子彈所招致」的麼？

美國的真正之原子彈，就純然代表「能」的。所謂「能」就是不以「力」勝，其效果有非「力」所可相提并論。「能」可以產生「力」，「力」不能產生「能」。正如今一個偉大的工程師可以支配許多工匠以建築一個宏麗的大廈；而建築宏麗的大廈之工匠們

可不能合同產生出一個偉大的工程師。工程師只有「力」，而工匠們所出的是「力」，「力」是有形跡的，相稱的，「能」則迥異於此。

即以「力」而論，也還有一個偉大的革命時代，那就是古代敘拉古人亞基米德（*Archimedes*）槓桿定律之發明。他曾實驗，握住複槓桿的柄端，只費少許力量，便能移動一隻載重很大的船。故他說：「只給我一個站立的地方，我便能運轉地球。」即是說以任何小的力量，有可以運動任何大體的可能性。這個槓桿定律的力學原理已經在用力的現象中起了很大一次革命，但這個還是屬於力的時代。力的偉大，一直被崇拜着至於今天。甚而墮落到不能認識亞幾米德之槓桿定律之力。所謂武力，財力，人力，物力，只是一堆堆的力之認識，而力之「以小力運大物」之可能性也不值一顧了。要最高明者，方能運用到槓桿定律的原理，所謂「兵不在多而在精」了。但是仍為力的時代。由非洲的械鬥行為而至於他日的軍國主義，都是澈頭澈尾屬於力的。

「能」則不然，原子彈的發明，充分足以代表她，可以另劃一個時代了，又是科學史上一次更偉大的革命，此後的世界，應該叫着能的時代。

（中略）

總之，此偉大之「能」的發現，不僅在自然科學界創出一新紀元，即社會科學界亦

必因此改觀。所以我名此後之一世紀而曰能的時代。

在自然科學方面，固然乃由物質轉變出這個能量出來，即在社會科學方面亦必由事實的轉變，「能」可以支配一切。「能」在我們的學說中即是「慧」。因為「慧」正是「能」的另一個稱謂。換言之，就內在言謂之曰「慧」，就其結果言則謂之曰「能」。也可以說在物質界曰「能」，在人事現象中則曰「慧」。

廣闊來說，凡生物都原有「能」，不過就其發展的歷程而言，因情況之階段而易其稱號。故在其初發時謂之曰「本能」；本能不足用則繼之以「儲能」；儲能之恆定使用時即謂之曰「智」，或可曰「智能」。智能之高度化或昇華化而不過度發展者曰「慧」，即可曰「慧能」。此慧能即完成生物原有之「真能」，或可曰「全能」。

此「能」為萬物所共有，不單是或種生物所獨具，即所謂智慧，亦宇宙原有之物，附之於某一物體，乃待外在之刺激而表現。超機現象與有機現象固可由此而區別，即有機與無機之區別，似亦不能外此而另有所說明。

此外在之刺激，即物之不夠適應環境之「弱」的現象是也。無機物有機物及超機物之層次之發生，均可由此而加以充分之解釋。

「全能」之獨賦於人，而人即應秉此「全能」，以蹶起於世界上的緣故，即人類特

別弱於萬物之故。人類之靈慧，即人類全能之表現。人類若不循此靈慧之路線而盡其「全能」，當必自相毀滅。此「全能」我們可簡稱之曰「能」。

即如原子彈之「能」的使用，即必配合以人之「能」（靈慧）方可，否則以全「力」而運用物之「能」。等於引火自焚；又必以人之「能」而運用物之「力」，等於白漂炭塊；惟有以人之「能」配合以物之「能」，則爲人類與自然之幸福的結婚。

此後世紀既曰能的時代，則此能的時代自必爲人道主義之利劍；以異於前此之軍國主義，所代表之力的時代。

「能」既由「弱」而層次完成，則此「能」既非「力」之直接產物，亦非「力」之高度代表。故「能」之本身，即深含有由「弱」而來之應有精神。劉向說苑中載有老子與常縱之對話，頗堪說明此種精義：「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常縱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常縱曰：嘻！是矣，天下之事已盡矣！」這便是老子道德經上說的：「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英國在政治上表現其能了，而中國只還在「弱」的境中近於老子之所謂「柔」。中國可以因「柔」而暫時不亡，但必當更繼之以積極方面的由「弱」而「能」的路線方有

生路。過去人奢言「智」與「力」當有猛省之覺悟。

能的時代，應爲此後真正的徹底的人類新生時代，是人道主義的真正實現工具；但若誤用或不用，反去再崇拜「力」的話，這個物的「能」只好將人類全部毀滅而同歸於盡罷了。

能的時代就可以叫着慧的時代，方是光明的世界！因爲「以慧繼智可以毋傷」。世界人類應全體注視這個能的時代之新發展，我們弱的進化論的學說也可因此而普遍的昌揚於人間了。

英國政治學者拉斯基（Laski）教授於去年對華廣播中，對於此次戰爭有所解釋，謂爲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我今天可以回答拉斯基教授了，我說這不僅是一種偉大的社會革命，這應該就是一種宇宙中全人類的革命！由這個可以促進全世界和平文化的新傾向。和平文化的新生命，應該是「慧」與「能」。惟「慧」與「能」方可以健康人類的靈魂！

一九四五、八、二六，暴風雨中于潛樓。

生 命 的 火 焰

昨天和明天

（在四川大學時事研究會講）

「子在汶上，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

（一）

偶然在小孩的案頭看見一本世界歷史故事，書是美國赫爾那（Hilmyer）著的。最末一段題目是「昨天，今天和明天」，當時我便感覺到這個題目多少有些問題，因為要談歷史故事的話，大約就只有昨天，那是甚麼今天和明天呢？設若又要談歷史哲學的話，則又只有昨天和明天，也沒有今天的。要談今天的話，那只好說是時事研究了。

不過今天正是「四川大學時事研究會要我講演，那我就講講今天了，可是我的題目却又獨不講今天而是講的昨天和明天。

爲甚麼呢？決不是談歷史哲學，而是說即是時事研究也只有昨天和明天的。正是瀰足於萬流之中，絕對沒有當下的水在我們的腳下，當我正下足於水中時，當下之水早已過去很遠了。回頭望過去，只有未來的水正在不斷流下來，剛說水來了，實際上水又去了。時事也正如流水一般的只有過去與未來，現在是沒有的。所以我們研究時事，也就

只好說是研究過去未來，因此我的題目，便就定爲今天和明天，獨獨沒有了昨天。

真真沒有今天麼？實際上談昨天談明天，又正爲着談今天，只是說今天是沒有法子獨立存在的，談今天就非談昨天和明天不可，因此我們今天講演的題目是昨天和明天，真真的還是爲着談今天。談今天，自然就是時事研究。

昨天和明天有甚麼區別呢？現在正好有一個顯著的別水嶺，這個便是日本人所拖延出來的原子彈。原子彈何以會來區別我們的昨天和明天呢？因爲在發明原子彈以前，世界上是力的世界，在原子彈投擲以後，已入於能的時代了。

力的運用有一定的比量，五百磅的炸彈威力便可以毀壞其相符合於五百磅炸彈之威力的對象。一顆砲子的射擊也只能符合其射擊程與放射力的相加之和。尤其是角力的比賽，一點也假不得，其勝負完全視當時人的精神與體力爲轉移。

能的運用則不然，牠有無限度的影響，正如一枚高爾夫球大的原子彈，重量僅八磅，其發揮之威力，至少等於二萬噸之爆炸物。至如一枚原子彈之投擲，不僅炸毀日本一個廣島城，重要是在結束了世界大戰，而使最頑強驕橫不堪之日本人全部立刻投降了。甚至在全人類中，無不一新耳目，關於戰爭與人事的態度一切改觀。此後機械文明也在開始要從新裝置了，這還不是能的功用麼？

能雖出之抗力，但已非力所能比擬。能是內在的釀造而非皮的擴張。所以能的時代是一種超羣現象，正如張子房之弱不勝衣，可以擊敗了蓋世之雄的楚霸王，這正是劉邦對項羽說的：「吾寧鬥智不鬥勇。」智是能發出來，勇則根據於力。

能的時代正在長足發展中，也就是明天的特質，力的世界已經應該結束了，軸心國的失敗該予以充分的證明，尤其是日本陸軍兵力還有三百萬未動，如何就繳械了呢？足見力的世界已經是昨天的事了。

力的事情本來是最危險，上古時代的大爬虫如恐龍之類，不是很早就絕跡了麼？牠的力大無朋，體長數十丈；可是腦袋太削小，不肯發展智慧，所以不能適應環境，僅成爲地層中的化石，供攷古石學家地質學家研究之資而已。而原始人呢？正復相反，弱過於任何生物之弱，任何生物都可以侵凌他，正因此，智能發展出來了，還成爲今日萬物之靈。

這些都算是昨天的事，昨天的事，但在人類具了力以後又忘去了。本可以爲智能之最高的發展，反而去模仿猛獸個個都想去作一個古時代的大爬虫，所以人類便是有不小的災難來了。不管是亞歷山大，凱撒，查理曼，至於希特勒都是有「力」的。但結果都怎樣了呢？

拿破侖那個傢伙以爲他的力量把阿爾卑斯山高峯都征服了，那裏會將英國，俄國，普魯士，意大利看在眼中呢？但是使他全軍覆沒，狼狽回國的並不是戰爭之力，是莫斯科空城一塵，炎火與冰雪，是俄國人心志上的不投降，不合作，他從此就頹喪下去了。他只好嘆一口氣說：「在沒有到阿爾巴島以前，我是能幹的？」事實上他何嘗能幹呢？

力的世界在過去並不會真真正正地過去。東西海岸所遺留下來多少歷史上的戰跡，均徒令人唏噓憑吊而已，那是甚麼永遠不朽的羅馬呢？

真真讓我們感念不置，萬古常新的，還是許多古詩人的詩篇，像荷馬那樣的盲吟，不少世人還在那裏歌頌他，歌頌他的製作。

孔子，耶穌，釋迦，蘇格拉底是永遠不朽的，他們的一言一行，連婦人孺子也還傳述着他們，不少人向他們永遠的膜拜着。

便是屈原，李白，李清照，莎士比士，曹雪芹，關漢卿，濟慈，拜倫，哥德，都是愈到後代，光輝愈大的人。

密杞郎，密乃，吳道子，王羲之，誰的精神又不支配着現在呢？

這些，豈不是力的遺留，而是智能的彩色與影響，更澈透的說，是智能的賜予！

力與能的區別，有些時候很混淆，可是很容易識別，一個是佔取，一個是給予；一個是奪，一個是創造，佔取與奪是一時的，他人必受其犧牲；給予與創造是無窮的，他人蒙其福利。

再明白的說，是友情不友情的區別。

(二)

甚麼叫着友情呢？友情，就是給予。己所欲，施於人，固是友情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是友情的。這個當然不是力的發揮，而是盡其所能，以能的發展，盡量去推己及人便是友情了。友情不是征服，而是時時刻刻在想爲人服務。

友之爲言侑也，幫助人之謂也，福庇於他人之謂也。友字寫法，應該是這樣的，是兩個人的手相握來表示親切，或者共同舉一物作一事，表示互助與合作，正如孟子所謂「出入相友，守望相扶持。」情者從心從青，青色之心，乃蔚藍色天之心也。友情者即出於青色之心而互相助益的意思。即是反鬥爭及孤立的。

比如學術史上的美談，達爾文與瓦來士大家不約而同的發現生物進化論上的道理，均不願目居爲其所見，結果兩人都以此而名於世。許多親弟兄爲爭王位，大約皆不得好結果，大概都演出了如莎士比亞所作之哈姆雷特(Hamlet)那樣一幕悲劇！

鵲蚌相爭一個故事，你是知道的，這個就叫着不友情。

在春秋戰國時候，有兩個朋友叫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聞楚王賢，相約投效，途遇雨雪，計不俱全，左乃并衣纜與角哀，入樹中而死。這個故事雖很悲慘，但左若不如此，看着只有二人一路同歸於死，其悲慘還要更甚。角哀固死，左亦不得生，因計不俱全，所以留一人生較二人死的好。這種心境也是發之於友情的。

友情有時也不必招至好效果，但友情不是專講效果的，換言之，友情不一定純是功利的，而是屬於一種人生精神上的享受。正如我們溫暖於母愛中一般。

有一個故事可以說明這個不是好效果的友情，但是非常之令人享受的。

一個愛漂亮的大學生，爲着要與人作儂相，在服裝公司特別起製就一套，極講究的西裝，頭一晚，送來一試，袴脚不知怎樣長了三寸，這可將他氣壞了。蒙頭一臥，決心明日不再作儂相了，但這事既非其所願，事實上不去亦不行，但公司改製已來不及了，故一夜都哼聲嘆氣的。愛兒子的母親，非常不忍，私自將袴脚剪了三寸，手工縫好後，還可麻糊過去，放回原處。愛弟弟的姐姐在人靜後爲着使弟弟明天高興起見，偷偷的也將袴脚與他剪去三寸，很小心的縫好擱在那裏。半夜裏，妹妹醒了，老是睡不着，想着哥哥明天的痛苦，使她難過極了，終於悄悄起來又將袴脚剪去三寸，并照樣擱好，一聲

不變的團去安然入睡，等他到明天起來發現時，反短去了六寸，這較長三寸更糟不可言，想怎樣補救都無可如何了。你瞧這是怎樣的？這不是友情的結果麼？

你以為這樣就可以攻訐友情了麼？你想想你的沒有這樣的慈母好姊妹呢？短六寸的腳比這些個友情還重要麼？

所以友情是不能隨便計算，測量，比較的；友情的人生，乃是人類有活潑生機的形象。人類也正因此方有無窮無盡的幸福前途。否則，險惡的世途，勾心鬥角的結果，也只落得血仇之輪番的報復。正如歐洲百年戰爭中，只來一個黑死病，人類皆將死絕而後已。

何況終日算計他人的人，那有一刻心地和平之樂呢？因為不友情的人，人必以不友情的態度對付之；你不給人以方便，人亦不給你以方便；你不使人痛快，人亦不使你痛快。

有一個笑話說：有某甲往向某乙借書一讀，某乙說可以，但只能在此室裏讀，不能借出去。某日某乙往某甲處借水桶去井中汲水，某甲亦說可以，但只能在此室裏用，恕不借出。

人類若純取不友情的心理及態度，結果仍是自己吃虧，不會時時上算的。俗所言：

「在家不會迎賓客，出門方知少主人。」即是警告人當記着人生是友情的。

持此友情以爲處人處己的態度的，這個就叫着友情主義。

此時的爭端太多了，互以仇恨相待，所以鬧得暗無天日，都無誠意。愈無誠意，事情愈壞，各以逞其機智害人爲能，於是弄到各個人都是「寧肯我負天下人，不肯天下人負我。」先下手的爲強，後下手的遭殃。「人類焉得不互相殘殺呢？」

但是殘殺的結果是誰勝利呢！誰也不會勝利，誰都是被殘殺的。人類爲甚麼都是這樣愚蠢呢？

事實上，人類何嘗有此愚蠢？愚蠢正因其過於聰明，都怕自己吃虧，所以爲着吃虧起見，故不肯讓人。但怎樣會曉得愈不肯吃虧的人却是愈吃虧者呢？這就無怪乎鄭板橋要說：「吃虧是福」了。

世人何嘗真真的算計過！殊不知天下最上算的人是莫過於天下最誠懇的人。

「以誠可以格天，」「精誠一到，金石爲開，」古人早已千言萬語告訴我們。中庸上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就是做人最好的基礎，誠中發展出的愛，這便是友情主義的精體了。現今世界人

真正需此種補救，所以我們必然要大聲急呼的喊出了這個友情主義。

爲着提倡這樣的友情主義，所以不得不宣揚民族狂飆運動，民族狂飆運動正是爲着推行友情主義的。

(三)

民族狂飆運動正是反對力的思想，惟一目的就在解放人類感情，完成友情主義。感情的正當發展就在於能。

因此，我們在另一方面還提倡有新野蠻主義。新野蠻主義與舊野蠻主義的區別，就在於能與力的區別。

力是屬於舊野蠻主義的，凡屬一切不合理而獨行獨斷的威勢與作風都是舊野蠻的，凱撒拿破崙等不必說了，秦始皇與成吉思汗等也屬於舊野蠻主義的，雖然他們也許對於歷史上建樹了不少的功蹟，可是其居心與施行，就全屬於舊野蠻主義的形態。所以功過有些時候還不能相抵。比如夏桀王因享樂而發明屋瓦的製作，殷紂王因享樂而產生象箸的發明，這兩件事，至今是福庇了我們，可是其動機並非出之於善意，我們還是不能稱美他們。希特勒爲復興德國創建國社黨，其所手著之「我的奮鬥」理由，未嘗不頭頭是道，鼓起了許多青年人的熱血，可是這仍是屬於舊野蠻主義的，因爲他們純是崇拜力，

是佔有不是給予。力能則出之於新野蠻主義。非具有原始人之體力與天真活潑不可，一切而傾向於創造的努力，是帶有苦行的犧牲精神，絕對不有絲毫之自私，像墨子像耶穌，你能够說他們莫有高度的幹勁麼？即使是孔子，也具着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周遊列國，宣傳教義。但他們不僅在靠他們的體力與精神，他們還具着有人類智慧之遠人的光輝，所以是屬於新野蠻主義的。新野蠻主義的幹勁是無殊於舊野蠻主義的人，可是其特具有豐富理想的頭腦則與之各別的。如釋迦，如保羅，要是不具着有人格高遠的理想，絕對不會一往直前，自尋苦吃。便是回教祖穆罕默德爲宣揚其教義起見，也具着一股蠻勁與世俗奮鬥，所以非常之成功。舉例極好的，再莫如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了，其行爲實在超乎尋常的野蠻，在浩海汪洋，一片大水，兩個多月中，在無邊無岸裏飄蕩着，將被夥伴將他拋下海洋去了，終於有了獲得，找着了——一個陸地，他插上了西班牙的國旗，署名曰「聖薩爾瓦多」，意思就是「神聖的救主」。新大陸發現了，但被人嫉忌，排斥，被西班牙佛祿南王撤了職，並鎖禁起來。後來雖回復了自由，但他將鎖鏈珍重的保藏起來，要求死後與他同葬，作爲人類無情的紀念。死時極端淒涼，誰也記不起他了，而且另一個意大利人亞美利加斯追蹤去到新大陸南部的，結果整個的新大陸名叫亞美利加而不用哥倫布的名字了，人類是如何的忘恩負義！可是新大陸的發現，我

們終於知道還是屬於哥倫布的。在他欲發現新大陸前，那是吃過不少的譏笑與鄙視呵！但是永不恢心的前進！前進！這就是新野蠻主義！是給予不是佔有，而是能的發揮。

可是，「能」在昨天都是被壓抑與摧殘的呵！所以世界是常在黑暗中，人類是常在悲苦中，「力」是任何時代都是佔着優勢的，都作着猙獰之惡笑而吞噬着「能」者，因此世界文化常是極遲緩的發展着，每發展一階段，都要犧牲不少殉道者的血肉與臭汗，這是極殘酷的昨天情況，難道明天還要再走着這樣古老的路徑麼？

人真是愚蠢的畜牲！從不肯被歷史上苦痛悲慘教訓，將他們提醒不寐，一臨到力的高度發揮或利害加身時，又羣趨於力的方面歌頌着力的勝利了。

在孟子當時，景春之徒正是這種愚蠢者之代表人物，所以一見見勢利與力的抬頭，便傾誠的歌頌着「張儀公孫衍輩，豈不大丈夫也哉」？立刻將老師平日的寶貴金石的教言一股腦兒拋到九霄雲外去了，你看孟老師當如何的痛心，雖然痛罵着：「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的話，但誰肯去聽他的去？相信背時的老師有何能力領導他們？倒還不如叔孫通率着學生們去能爲漢高祖作朝儀，大家都達到升官發財的願望，所以學生們歌頌他說：「叔孫通誠聖人也」！所謂聖人，原來是這種攀龍附鳳，趨炎附勢之人所代表着的，這就無怪力的時代是很久很久的延長着！

但是力的結果如何呢？只有將人類長期的囚在悲慘的樊籠裏度其極度黑暗生活。

誰曾享受過真正的人類生活呢？誰曾真正遭逢着美好的黃金時代呢？這種惡想都出於歷史的傳說中及神話中，實際上那裏有過這回事！

其實這又并非真正不可能的，也絕對不屬於空想的海市蜃樓。是想得到的事，即是可實現的事；在自然科學上不是多少的理想而今都實現的了麼？爲甚麼人之現象之實現便如此其難呢？孟子說：「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你看人類不是皆是作繭自束的悲劇扮演者麼？

噯，噯，時代太悲哀了，科學上的啓示太不肯接收了，自暴自棄，忘恩負義，自殺自殺，逆天行事，所以時代便無曙光之可言。

因爲這皆歸之於昨天的事，明天就萬不可如此了。但如何能夠不可呢？所以就必要用民族狂飈運動推行友情主義與新野蠻主義。

明天的情形，就應該是友情主義與新野蠻主義的，也就是「能」的。

能者發散着無窮的光輝，大家都獻身出來爲能而努力。人生的價值及社會的現象都以能爲標準。能者再不受力者的壓迫，而力者反應該降低下來作爲奴役；根本上不許力的活躍。

這樣，人類的文化就突越猛進，人類知所選擇其積極應奉的光明大道。無徘徊，無停滯，無傷害，無抵銷，人類自然就自由和平與幸福了。

人不自殺誰能殺人呢？人不自毀誰能毀人呢？人不自己傷害自己，誰能叫他病苦短命呢？

「能」是無窮的福音，普照着所有的人類，呼吸着快樂長壽的空氣。

「能」只有競爭而無鬥爭，只有廣大，絕無狹小；只有感情的自由，絕無理智的壓抑。

打開靈明之窗啊！導引着無遠無近的新鮮空氣，來洗滌我們昨天的濁氣，以等待着明天的到來。

所以這個是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而不是政治政策與政治上的主義。

文化要轉變，社會要轉變，人生才能轉變，感情才能轉變；也就是文化社會的轉變。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但是如何是死？如何是生呢？故所有的人們都一齊無分別的參加民族狂飈運動，以迎接明天之降臨。

甚麼叫着明天呢？明天就是天明；天明是異於黑夜而言的。黑夜已經深了？難道明

天還不來麼？但這個是有待於人之努力的。

人們叫！努力！努力！天快明了，鐘聲在響了，雞在叫了，人怎麼會不醒起來前進呢？

所謂明天，也叫着天亮了，你如何不歡喜？

高攀着狂飈大霧，具着新野蠻主義的精神，同向友情主義道上邁進！

伸出你友情的手來，我們互相握着，「能」的時代就產生了。

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後六時

不互信即毀滅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

（一）

聽兒子少華說兩隻羊爭着過橋的童話故事，心常戚戚然。我以為世界上今天的爭端與紛擾，正在演着兩隻羊爭着過橋的故事，結果，必然都會掉下水去死的。可是，誰會以童話故事來警覺自己呢？

因此就想起史記陳軫傳中又載着卞莊子要刺兩虎的故事，館驛子止着他說：「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必鬥，鬥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虎之名。」卞莊子聽了他的話，果然一舉而有兩虎之名。這兩虎，我以為在世界上逐處可以看見。

從前杜牧之作阿房宮賦中說：「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這話非常正確，即是說，凡是損害自己，消滅自己的，不是他人，而實在就是自己。何以是自己呢？因為自己將自己孤立起來，就容易場台了。正如大廈之傾，為

者是獨木之故。元時，耶律楚材於臨終時，告訴他的兒子們說：「單則易折，衆則難摧。」甚麼是衆呢？即是兄弟們要互相依賴的聯合起來，就不會滅亡了，滅亡的就是孤獨的人。要不孤獨就要愛人，故杜賦結尾便說：「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垂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秦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個話非常之可令人警惕的。可是，事實都不肯這樣去做，好像人都願意寧肯滅亡，却不肯因友愛而存在。正如慈禧太后的話：「寧贈外人，不與家奴。」左傳上記載着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的史事便是這樣；宮之奇諫曰：「虢乃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但是虞公不肯聽，結果，果然應了宮之奇的話，虢亡後，虞也隨之亡了。

虞公爲甚麼這樣蠢呢？如能熟讀中外古今史實，你調查看，不這樣蠢的人有幾個呢？比如要是說世界上猶太人最蠢，那是不足以令人相信的。不論由那一方面說：世界上第一流人才，出自西歐者，大約均是猶太人。耶穌，馬克斯，愛因斯坦，斯賓諾沙，拿破崙，唐南遮，托洛斯基，漢德森，迪斯萊黎，馬志尼，加里波利……不勝其數的猶太人支配人類舞台。可是現今的猶太國在那裏呢？猶太國王在大衛所羅門短短的榮盛

之後，自己分裂爲南北朝，曰猶太國；曰以色列，因此就滅亡了。至今猶太人愈有人才，就愈不容易有國家。因爲他們只知道自己尊貴，而不知道互相友愛。這不是與虜公之同樣的蠢麼？

希臘神話中有一個故事，說古代最有名的大城席勃司之所以建成的原因，是因爲戰神米內伐命卡特拿司把毒龍的牙齒埋在土裏，不久在土裏生長出不少威武的戰士來，凶惡可怕，互相斃殺，殺死許多尸骨擺着，後來只剩下五個人了，忽然覺悟到互殺之不足智，乃丟掉兵器，握手言歡，卡特拿司乃聯合起他們來，做點有意義的事，於是偉大的古代名城席勃司，便在他們友愛之合作下建造起來了。

(二)

最近世界文教會於前月在敦倫舉行，希臘代表乃強調科學愈進步，人類幸福似愈減少。如欲世界保持清醒，其平衡狀態，應予恢復。我國代表胡適遂說：「永久之和平，須建立於人類文化與道德上之同心協力。」這都是對於當前世界戰爭厭倦之呼聲。

因原子彈之問題，於目前英首相阿特皇乃在下院講演說：「原子彈雖爲最新之毀滅性武器，但不是最後之武器。」并說：「要藉國際條約之類來制止使用毀滅性武器實不易事。如無最好的辦法阻止原子彈之使用，任何努力均將如中世紀阻止使用火藥同樣失敗。」

不互信即毀滅

敗。因此他大聲疾呼警告世界侵略國說：不互相，即毀滅。主要則在建設世界人類之相互的信心。

互信之重要，豈獨在世界之各國，即在人與人之間，如無互信之心，社會如何能建立呢？

世界敗壞，社會敗壞，主要便在於無互信之信心。乃不知道人類之所以能進化；社會之所以能進步；個體之所以能偉大；文化之所以能燦爛；統通由於互有信心的緣故。

人類原來是很弱的，無一足以爲生存之道，不要說進化的話。可是弱并不足以取滅亡之道，反因弱之故，認識了人類必要互信互助而生存，人乃進化爲萬物之靈了。社會之發展，也常時是錯誤的，錯誤也就應該滅亡，那曉得反因錯誤之故，社會發展得最有力量，其所以然的原因，也在於社會建立在人類互有信心之緣故。說個體在宇宙間是渺小極了，可是他幹出了最偉大的事業，有改變天體之傾向，甚欲要與上帝爭寶座，不必說，這許多思想家，科學家們都是繫之於對人類互有信心之所致。文化的問題更不必說了，完全是無中生有的，好像是空中樓閣；但今日之世界上的人類光明，確是由於文化之燦爛，但文化之發生及進程與前途，都是人類互有信心之結晶品。

但人類似乎忘懷了，遂欲反其道而行之，隨時都想孤獨的存在，對任何人不肯相信，根本似想將世界毀滅後讓自己來「獨樂樂」！

事實上，不可能的，也不會有認真作過如是想的；但何以人類不肯對人有信心呢？很明白，任何事業之偉大，完全是以人類互信心之程度爲何如以爲轉移。更明白的說，人類的之一切存心，全然是存信存心。

孔子說過：「人無信不立。」耶穌說：「信者得救了」！

歷史上的事實，逐處可以告訴我們互有信心所造成之偉大成就。比如春秋時代開始創霸的齊國，純是一團互信的結果，管仲與鮑叔牙先建立起一個私人朋友的信心，後來齊桓公與管仲本是仇敵，也互有信心了，齊國便稱霸。秦國初起時，孝公因相信商鞅的緣故，便能一新政治，奠定富強的基礎，可惜孝公死了，惠王不肯相信商鞅，也不肯相信外來之人了，如蘇秦那樣的人失去，秦國幾乎動搖；好在後來相信了張儀司馬錯等，秦國乃能長足發展；更有力量的是秦始皇起初本不肯信人的，因懷疑呂不韋之故，便下逐客令，但因李斯諫諍之後，反很相信李斯了，秦國遂能大統一，開創出一個空前的大帝國。那知道始皇死了之後，二世又不肯相信李斯了，秦國因此不三世而亡。繼之而來的楚漢之爭的時代，興衰成敗的中心，就純全可以用互信的觀點去決定他們。多少

傑之消滅，全因無互信心之故，如所謂刎頸交伯趙圖張耳陳餘，皆是人才，本可成業的，因後來不互信之故，張耳反奔漢與韓信共破趙殺了陳餘，遂助成了漢王，漢王本不敵楚霸王項羽，但項羽素不信任人，有一增范而不能用，反有疑忌之心，因此一代霸業，瞬即消逝。漢王劉邦本無任何基礎，所能成帝業者，完全是能信人，張良蕭何等人固不必說了，如韓信，蒯通本勸其反，但終不肯反者，韓信自己便說過漢王擁衣推食，非常相信他，所以不肯反，其所以又被漢王僞遊雲夢捉他的緣故，也實因其信心還是不堅所致。又像蜀漢帝業之造成，既有劉備與諸葛亮君臣魚水之樂，復有關張同心之故；雖然劉關張死完了，諸葛亮也還在那裏苦撐苦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是後來後主便不相信人了，諸葛亮苦死了，蔣悅與維姜也互不相信，蜀漢也就亡了。這些史事都很明白。一國一時代之興亡，不僅要看天時與地利，主要仍在看人和這個主要的條件如何。故孟子書上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甚麼叫着人和呢？就是人與人之間之互信心。

這些歷史事實，難道還不足以驚心動魄嗎？可是誰肯相信歷史就是事實呢？歷史是歷史，事實是事實，這就無怪人與人之間，要「你是你，我是我」，大家不肯互信了。

中國的歷史不必盡說，像東西洋許多國家之興衰成敗也不能外於此例。

你知道日本爲甚麼起來？爲甚麼又失敗下去？日本一部歷史，純由於這個極抽象的對內對外的互信互不信所造成。藩國時代，德川幕府與皇室及長閥，薩閥，土閥，肥閥等都不合作，外力侵入了，幕府結束。藩國合作，一致還政於皇室，王政復古，造成明治維新偉業，一戰勝我，再戰勝俄，一躍而爲世界頭等國家。主要原因還在英日同盟之故。所以九一八事變又全勝了，七七事變又成功了。可是繼之而英日離賦，加入了軸心陣線，軸心三國始終未能建立互信之道，軸心的意德先失敗了，日本也隨之投降，其真正的內在原因，還在日本內部政黨和軍部的裂痕擴大出來的。政黨與軍部始終不合作，陸軍與海軍又不相下，因爲陸軍佔有中國大部，海軍也要誇功制勝，珍珠港事件乃演出來了。內部政治又始終動搖着，誰不信誰，智者已早知道，雖無美國之原子彈出現，日本也會失敗的了，讀數年前日本政論家尾崎雄信的悲鳴文字便可以完全明白。

又比如亡於日本之朝鮮，其最早原因，純由內部不和，與中國也不互信。連韓王閔妃與韓王大院君就立黨相對，日本乃從而利用之；中國乃將大院君捉回天津來，親日的閔妃黨又與日本走狗不和，朝鮮當然就亡了，韓國志士安重根將伊藤博文刺死，又有甚麼補益呢？

波蘭國是世界上有名的散沙國家，故其亡國獨至四次之多。

印度人有無獨立的希望？就看能否糾正過去不互信的毛病。

德法爲世仇，實因兩國人不互信之果，因此兩國互爲興亡之史跡獨多，德法似乎永遠合作不起來的，因此英國可乘機運用，果使德法爲唇齒之邦，恐怕不僅英俄不足畏，在歐洲許可平分春色，但這話無用，世仇太深，永無善果。即以德國之興衰而論，德國之能統一，完全由威廉第一與俾斯麥之互信，其所以闖出第一次大戰之大禍，乃由威廉第二與俾斯麥之不互信。法國內部也可以作如是之解釋，拿破崙成功於全國互信之時，失敗於互恨之結果，從此以後，小黨林立，恩怨太多，直到今天問題還是很多。

西班牙前此之悲劇，都是內部互相殺伐所造成；即如捷克斯拉夫之招致德國的侵入，還不是由於有漢奸的原因？

這許多歷史事實，多得不可勝數，因此在歐洲隨時有歐洲聯邦之呼聲，像法國外長白里安之努力，可惜結果成了泡影，威爾遜總統之國際聯盟的努力，與此次羅斯福總統之聯合國的建議，無一而非想謀世界人類之和平安全，但是癥結所在有無辦法呢？這就無怪英相阿特里要大呼「不互信，即毀滅」了！

你知道英國何以爲世界上的不倒翁？無他，國內之互信與國外之互信而已，你看看

阿特里邱吉爾政權交替時之風度，是怎樣的互信所致？又看看，英國與美國那樣的合作是如何的推誠坦白？羅斯福何以爲一代舉世之巨人？也不外他有對人互信心之人格和風度所感召，互信之於國際，互信之於人類，互信之於國內，互信之於人我之間，有如是之重要，人類何爲不努力於互信呢？

（四）

世界上任何國度的格言教條，都是教人互信的，整部社會科學，都不外由互信的黏合力發揮其學說，社會學家們都是說人類有天然的社會性，自覺得又由事實的需要產生社會關係與社會制度，人類的存在，就是依附在人類之互信合作上。

荷蘭法學者格羅秀斯，首先創說國際政治上之同類意識，以爲國際間莫有仇恨可以樹立起國際關係的。

卽以哲學家斯賓挪沙說，他說人類本有天然的佔取本能，但必用教育的力量去叫人類認識合作生活之利益，必要將自私自利的欲望，化爲互助兼愛的公同生活。

克魯泡特金更出來強調生物之互助性，以爲社會之起點是民族和部落而不是個人，所以生物中很少有內戰之悲劇，只有在自由城市中的社會自由保護之下互相合作，才能撫育出一些藝術和發明，如拉飛耳的美術，米基郎格羅的魄力，但丁的詩學及近代科學

所完成的發現，無一不是由於人類自由互助的結果。

但在另一方面也教育出有些仇恨的毒素來，如霍布士的萬人鬥爭論，達爾文進化學派的弱肉強食說，還有則是馬克思派的階級的經濟唯物史觀。

由於此等新奇動人的仇恨見解，世界人類乃墮入現代極苦痛煩惱的氣氛裏邊，人類幾無以自拔了。

比如達爾文的弱肉強食說，乃造成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猖獗，即如法西斯主義之時的橫行，也是這種理論唆使出來的。都誤會強者萬能，弱者必皆消滅，第一次大戰之不足以完成這個理論，復繼之以起第二次大戰，因之原子彈也出來了，設若人類不自覺，第三次大戰又來後，世界人類前途應該是甚麼樣子，你能想像麼？一枚原子彈可以傾刻殺死幾十萬人，世界上有多少人類呢？何況「原子彈雖為最新的毀滅性武器，而不是最後的毀滅性武器」，原子彈已屬可驚，若又有了超原子彈性的電子彈，或中子彈及其麼氣體的電光東西出來，世界上怕不可以傾刻而毀滅了麼？難道世人不會作如是之想想過？

又比如馬克思恩格爾等根據其觀點所建立的共產黨，未行之於德國，反被俄國所運用了，近代各國內之政治不容易穩定，一國的國民都無故的獨立，仇恨起來而殘殺，與

此有極大關係，許多黨員未必不是虔誠的信仰主義，但因主義之故就不計黨之是否爲主義而發展了。同時，蘇聯並非誠心在世界革命，一切傳統都屬於帝俄時代的，由此次對中國的面貌，可以完全看出來，可是許多人或爲主義之故，就忘去這個真實的形態；於是每個國內，自己同胞，不知不覺的遂互相仇敵，這真是一個新式的政治戲法！在馬克思本人，尙有可說，因其爲亡國人，而不願人以國家互相壓迫，其理想亦未嘗不高，那知竟爲變相的新興帝國主義的所利用了呢？所以這個仇恨毒素之蔓延，并不較達爾文之學說還小，世界上就成爲「不入於楊，便入於墨」的局面，總之一句話，人類就成爲仇恨的。

這個近代人類仇恨之淵源既屬如此，人類爲着生存計，還能夠照這樣放任下去麼？所以我們爲了針對着這個毒素的蔓延，我們從新爲真理之探討，於是我們在一方面發現生物之生存現象，并不如達爾文認爲的是弱肉強食乃天演之公例；反而爲「弱必強，強必亡」之絕對的法例，一方面又看見人類不能作任何之鬥爭的，如階級之經濟問題，并不能以仇恨，嫉妬的方法去解決牠；只有以友情主義之態度，方可以爲根本的調適，惟有這個趨向，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乃至二十一世紀的人類方有生存幸福之可言。因誤爲強者勝，便只有鬥爭；但爭必亂，亂必亡，不少的事實痛苦的教訓過我們

了，事實上，人類之起源根本就是弱，弱的存在與發展是由於友情來的，因之友情主義乃爲現今唯一應有之學說。

友情主義之結果與發展，就是在於人們之互信，互信不僅是必要，而且爲人類之真正的快樂，試問人類有不要朋友的麼？有朋友而無友情可以的麼？有友情而可以生存與快樂，爲什麼又不肯將友情擴行之呢？友情的擴大，便可以使天下成功爲一家，這個便就叫做友情主義。換言之，也就是人類互信心的擴大，人類乃有真正的幸福文化之可言了。

(五)

友情主義者固然不要仇恨他人，主要在自己先不要自設城府，宋史載：「傅堯愈厚重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人能不忍欺你，就是你的勝利了，何況你又不去欺人，友情如何不易建設起來？問題每在人之先有城府，所以就不易容人，人不相容，當然對立起來，仇恨毒素就蘊釀出來了。

世說新語載：「王導指周顛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足容卿輩數百人」。這便是所謂：「宰相肚內能撐船」是也。一個真的能對人腹中空空無物，即是說不先有成見，有什麼人不可接近呢？人間之隔膜，常在彼此未接談，就先

拒人於千里之外，這人間友情如何產生呢？

因此友情主義并不是先有一套什麼技術問題或政策之類，反在自己先不要對人有什麼，而是對人赤裸裸的披肝瀝胆推誠相見，東漢時張綱之所以能平廣陵賊張嬰，不是以重大的兵力，而是以單車入壘之誠；唐郭子儀之單騎見回訖亦復如此，漢光武之所能降各方面的人，完全是以「推赤心置人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所以我們說，友情并不要什麼手段；有之「以誠爲之」，此乃人間之最高的手段，因爲以智相鬥，鬥乃無已；以力相鬥，鬥必兩傷；鷸蚌相爭，漁人得利，這就是不互信推誠的結果。

充宇宙間，你那裏看見過狡詐者及鬥爭者有終於勝利的？而且充宇宙間的任何現象，都是相依相存的，不僅同類如此，超機現象單獨如此；即是所有的有機現象乃至無機現象也都如此的，甚而有機現象與無機現象之間，亦復如此。

植物固因寒而凍死了，但依賴植物爲生的食草獸也必因之餓死了，食草獸死盡，依賴獸類爲生的食肉類也要餓死了，動物如此死盡靠有機而調節着的氣候便也無所變化，而山石沙水之類更不易存在，所以盈宇宙間之諸現象無不互相依賴。

生物現象中有所謂「生命網」的名詞，即是說明所有生物之生命都互有關聯，不全

獨自發展的。

再縮小而言之，食草獸大都有社會生活，而食肉獸則社會生活非常薄弱，因為食草獸比較弱，不有社會生活便不能生存；而食獸肉便無所謂，靠其獨立的爪牙過活，便無團體生活之必要，簡單言之，生物中凡較弱者，都是仇敵較多的生物，所以為抵禦仇敵，便結成團體生活。食草獸如野牛野馬，都是成羣結隊而行，有時遇着強敵時，便集合起來，共同作防禦戰，勇力便大增了。食肉獸如老虎，如成羣進攻，牛或馬的羣，必然死亡慘重，但很奇怪，老虎似不會有羣的，老虎的團體觀念及生活等於零，只有雌雄虎合養子息時，暫時營着家庭那樣的生活，待到小虎養大時，便夫婦親子立刻分散，各不相謀了，換言之愈強的生物，愈無社會生活，孤獨至於如古中生代大爬虫之類，極族等因之滅亡，愈弱的生物，於是愈有社會生活，如新生代之人類，終為萬物之靈。

強弱之區別，在進化學者們早有所說明，一所謂強者，即是自身有最良的攻守武器（見法國拉來桑 T.h.Lanersan 所著生存競爭聯合論 *La Lutte Pour L'existence et L'as sociativn Pour La Lulle*）而人之初，不獨無最良的攻守武器，即便是低劣的攻守武器亦不會具有，當然是弱者了。

以弱者之人類，不持任何原有的攻守武器而生存進化到今天，自必以後天發展出來

的文化所使然，文化是社會生活的結果，社會生活的基礎則在於人間之互信互助。今天人類是非常之進化了，也可以說趨向於強之道途上，此路便在前面了；走「弱必強，強必亡」的路呢？還是走「以慧繼智，可以毋傷」的路呢，前一條路是大爬虫之路；後一條路是清明之路。大爬虫是孤獨的武力稱霸者，清明則為互信互助之永遠幸福者，事實很明白，大爬虫只有毀滅，若欲自行毀滅，則自無可討論之餘地，若欲人類永遠幸福，則請繼續原始的社會生活之精神，絕對要互信。

有人曾經與絕對度着純社會生活的蜂羣作一個實驗，捉了許多蜂子塗以顏色，縱之回巢，明天去看，所有的蜂羣都鬥爭死了。其所以然的原因，是塗有顏色的蜂子們，回去之時，原有的蜂子們以為異種來了，都以有顏色的眼睛去看有顏色的蜂子，素常的互信心當然沒有，於是羣起而攻之；顏色蜂羣也為自衛起見，互信心也沒有了，立刻迎戰，於是，所有的蜂子已經不是蜂子，而是瘋子了，結果，同歸於盡，乃演出了一幕蜂子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悲劇。

如今的人們，似乎就是這一羣蜂子的瘋狂狀態了。不是自行塗以顏色，就是自行塗起了顏色來互相分化，無怪鬥爭就無停止的時候，人類是不是也將同歸於盡？則就着此後的瘋狂狀態要到何種地步？

而今世界上，動輒自立陣線，無異自塗顏色，前之所謂人民陣線與法西斯陣線，今時又有所謂民主陣線與獨裁陣線；近有英美陣線與蘇聯陣線，這些陣線都是人造的，實際上同爲人類，一切并無真正的區別。最可憐的是一國之內，一校之內，居然也有顏色之差異，互相裝扮着顏色蜂子之鬥爭，結果也盡成爲瘋子了。

在我們看來，瘋子們不僅失掉理智，也失掉了真正的感情；爲使恢復這個瘋狂的羣衆心理，使人們有清醒之頭腦，所以我們提倡人類原有的友情生活，爲顯明有效的緣故，所以名之曰友情主義。

因之，友情主義者的警告語也應爲「不互信即毀滅！」這個該成爲我們另一種口號。

爲推行這個主義，所以配合起新野蠻主義來，就產生了一個偉大時代的民族狂騷運動。

這個不僅是對中國人言，也是對世界全人類言，這是有全人類性的。因爲人既同類，同類那有自相殘殺的道理？「同類相友，同氣相求」乃絕對的真理。

你有黨籍也吧，無黨籍也吧，友情主義是救你復生的；即使是政黨，你不是盼望的

民主政治嗎？要是政黨與政黨之間，若不加上友情主義，民主政治如何會成功呢？

你有國籍也吧，無國籍也吧，友情主義是使你幸福的；即使是強國，你不是也盼望世界和平嗎？要是強國與強國之間，若不加上友情主義，世界和平如何會到來呢？

人們啊！不要自塗顏色演出蜂子的瘋狂慘劇，應該是清明的時候了，請你來共同奉行互助的友情主義，否則，「不互信，即毀滅！」

（三十五年一月在華西壩青年館講演）

生
命
的
火
焰

生命的火焰

（華大友情團契週年紀念大會講辭）

（一）

中國歷史上每將一種事業之成功與失敗，歸之於天時，地利，與人和，一個比一個重要，是即孟子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換言之，人和尤為重要，即使天不逢時地不利，只要人和也會成功的；否則，徒有天時和地利，缺乏人和則任何事都無辦法。

這是并重於人為中心的說法，事實上，人事現象即是以人為中心的。世界雖大，宇宙雖無窮，皆以人事為繁演的中心然後方有歷史，不然便是屬於自然的範圍了。人和之所以重要就是這個道理，友情主義之所以必要提倡，也是由於這個道理。

有了人和，又加上天時地利，當然就更圓滿了。友情團契之成立迄於今天，整個二一年中，更是證實友情主義之勝利，這便是人和了。團契的人數不可謂不多，份子也不可謂不複雜。初期人數很少，以偶然之機會產生友情，於是便逐漸擴大，集聚了不少的契友。一組之不足，繼之以二組，三組。我們很知道就是這樣，也還遺陋了不少志願參加

者，可惜事實上有若干困難，暫時阻滯了這個更廣大的發展，惟一主要原因，是我的精神與時間還是有限。比如其他大中學之友情團契也還未能盡量發達，也由於這個緣故。可是這幾組團契，可謂是友情主義的實驗社會。份子之個人思想儘管不同，政治立場也儘管有差異，乃至環境個性都有若干的紛歧；但有一點是把大家很諧和的融合起來了，這便是真實的友情。所謂沒有三人以上之團體及五分鐘之熱心的譏刺，都在這裏給予了一個強烈的否定。這便是人和，這便是友情主義之實驗的成功。難道你以為這個是人類中僅有的奇蹟麼？

因此，我充分相信，也具着了絕大之信心，我以為友情主義之世界，不久一定可以到來。正因為現世界是不友情的，所以我們必要努力提倡友情主義。友情主義是我們的宗教，也是我們的生命；我們參加今天友情團契的週年大會之此種歡愉心情，不正可以堅定了這個偉大正確之信念麼？

友情團契不僅有着最可寶貴的人和，而且天時地利也都非常美滿。在世界兩次大戰後的人類痛苦經驗，不正需要友情的撫慰麼？不正需要友情的指導麼？尤其在有一部份人似未充分覺悟到人類爭鬥之蠢味，這個友情主義正可以去喚醒他們。友情團契成立時還在戰火中，友情主義之開始宣佈還在原子彈降落之前。可是而今已在戰爭結束之後

了，在中國湧起了這股思潮，我以為正是時候與責任。而而擴大的狂飈運動，這是全世界性的，全人類性的。

這個預兆也夠我們歡欣了，十餘日來天氣之陰霾不開，頗有令我們這次紀念會郊宴計劃有中止之可能，但我曾預先說，這是不必將天氣計劃在內的，天氣一定好，上天必然與我們合作。如何呢？這不是一個晴朗嬌麗的天空麼？今晨極早，少有的紅日從東方蕩蕩湧現出來，直到此時正午，天空不正是青青無片雲的麼？草堂瀾側，浣花溪邊，環境又非常幽美，爽適……

(二)

適逢我昨夜去看慈母的電影，是一張鼓勵友情主義的片子。主人翁幽娜爲着托兒事業，忍受了若干欺侮與苦痛，終於使她托兒事業之志願成功了。這純是友情主義的，但中間處處流露着社會是在獎勵個人自私自利，陰賊險狠，隨時危害，可是，最後又如何呢？

因而我想起十九世紀易卜生之兩個劇本，社會棟樑與國民公敵。所謂社會棟樑，原來就是偽善者之欺世盜名稱號；而國民公敵反是具着極忠善的一顆友情心的人之按語。易卜生是悲觀論者，是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初人類社會真象之反映的實寫。事實上，

何用如此之悲觀呢？人事果如此之悲觀，人類便該無前途了，可是，一般文化，幸福之賜予，正還是具有友情熱心之人的呵！不然，那會來今天的文化社會呢？

所以不用悲觀，過去之宗教學派各等種教義，也許正由悲觀觀點出發而來，如耶穌，如釋迦，如孔子，墨家，都是倡人類愛，乃至本世紀的托爾斯泰，甘地等，說不定其悲的成分都很重。不然，他們所倡導的人類愛都為甚麼未有絲毫之成功呢？

耶穌愛的最後，只有自己上十字架為世人流血。釋迦愛的最後，也只有自己走入地獄。孔子愛也不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罷了。至於墨家愛，徒然犧牲了自己。至若托爾斯泰，甘地等所倡之不抵抗主義，絕食辦法，也不過縱容了惡人更有為之機會與勇氣。這許多愛，顯然先有了悲觀的氣氛，不過想從自己殺害去感動他人，正如作苦自受的乞丐，不過欲從一種自己在殘酷形態中，取得對方的憐憫而已。在事實上，這就非常之渺茫，大都人類都像日本人喜歡吃生魚片的殘酷，就喜歡將活生生的魚劈成小片以佐食。要是想由此一方面的犧牲便可以感化他一面，不容易辦到的。所以過去這許多宗派教派的仁愛思想，都未發生其預期的效率。人類便益陷於極度之罪惡中了。

所謂罪惡即是反人類愛的，也即是反友情主義的。但真正的友情主義者則却不然了。絕不是悲觀的，也不是消極的僅在求獲得對方之憐憫而產生感化效率。友情主義是

雙方的，積極的，平等的，目的的，步驟的，堅決的；務期其效率符合其願望。即是說，施予雖不望報酬，但施予必使對方真有所收穫。正如雨露之浸潤泥土，絕對不是聽泥土之浸潤不浸潤而已，既有雨露，必使泥土浸潤，方能成其爲雨露，否則，便無雨露，感情藉着握手而流通友情便建立起來了。若是一方無雨露浸潤之必要。也就根本不必有雨露了。

友情主義正復如此，必使雙方平等發生實效方能成其爲友情主義。一方之熱愛，不得謂之友情的。友情要雙方伸出手來握手，單是一方要握手，這怎麼會叫着友情呢？

單方的熱愛或無對象的施予，或者只圖對方一時的滿足而不顧及對方之真實收穫；這都算不得是友情。比如但丁之愛比特麗絲；或明月之照溝渠；甚而如鄭莊公之縱容於叔段；這都不算得是友情的。至多可以說是愛，至於說到鄭莊公，愛也說不到，只是一種陰賊手段。反言之，要是對方有所承受之收穫，而施予者只看作一種手段之戲弄，這便爲鄉愿了，這更不是友情的。

友情主義便在使雙方發生同樣之情感的共鳴，與積極的，堅決的立在互爲平等的立場上，發出情投意合之合作。凡是不友情者也必積極的使之能友情而後已。

(三)

所以友情主義者要加上新野蠻主義了，新野蠻主義的本旨，是要以原始人自極極活潑精神與體力，加上現代人的明敏聰慧之知識與頭腦。不要虛偽，不要悲觀，不要自卑，不要自殺；而要求強烈的反應。我們所提倡的友情主義，正復要參加以如此之內容；不然，又只成爲其一種單方面的愛而已；愛之施予只是偉大，但不必就是友情。因爲友情之發生，是由之於雙方的。

比如釋迦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還有較這個精神爲偉大的麼？可是友情主義者則就不一定在於入地獄而已。目的就在要根本毀滅地獄，不叫地獄存在。一方面像目蓮尊者之用福杖打破鐵圍城，將母親由地獄中救出來，悔罪後同上天堂。一方面譬如法蘭西大革命時，徹底將君主專制之化身的巴士梯牢獄消除，由那個廢墟上建立起一個高聳雲霄的自由女神像來。

耶穌爲世人贖罪，便非上十字架流血不可；這在而今更得考慮了。耶穌固然十分偉大，但世人并不因此悔改。而十字架也還長期存在着。友情主義者就應該積極的還是以銷毀十字架爲第一個要義。

有一個史例，雖不很恰到好處，可是諸葛亮之征南蠻七擒孟獲，我以爲是一個友情主義的作法。諸葛亮爲目前省事起見，最好不必征，或者不妨擒孟獲即便殺了，再有孟

獲再殺好了。可是諸葛亮并不如此，必要取得其心，雖七擒七縱不憚其煩，主要就在要使「南人從此不復反矣！」這是根本的省事。問題也在友情主義務要雙方都發生交誼好感，不重在一方的利勝，或一方的忍受。要是諸葛亮爲着包容，不必南征擒縱，恐怕蜀漢之禍害，不僅有後顧之憂，或許尚有大量的生靈塗炭都從孟獲那裏到來。

諸葛亮之擒縱作法，我以爲正是友情主義的，既不出苟且敷衍；也不重在「力」的鬥爭與仇恨的延擴，純然是由「能」的感化方面去誘導出友情之發展。

苟且敷衍不是愛，是偷懶的鄉愿；力的鬥爭的仇恨延擴是屬於舊野蠻的；而能的有

效感化之誘導的友情發展，則爲新野蠻主義的了。

因此新野蠻主義必與友情主義是一個內容的兩面事實，不然一者無偉大之目的；一者無偉大之成就；惟有兩者之匯合，始爲民族狂飆運動之生命力。

這是新時代精神！我們友情主義者要澈底明瞭產生出行動來。

友情主義之成就，是在不友情現象之減少，與反友情事實之消滅，因此友情主義者就必同時是新野蠻主義者。

古希臘哲學家海拉克萊茲斯（Heracitus）曾經說：「生命猶如火焰。」我想火焰的燃燒正應該是新野蠻主義與友情主義的，惟有這個方能完成我們人類真正之民命。

命
的
火
焰

一〇二

（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於蓉西郊高園）

生命的文學

「人生藝術的結果不是夢，而是生命。」

——羅曼羅蘭

(一)

正在這個暮春與初夏之交間，杜鵑鳥特別叫喚得起勁，尤在深夜裏，一聲一聲，在虛空沉寂的大自然間，將夜的黑幕，似乎點染得尤爲陰森慘痛。

據說此鳥非叫到嘴破聲嘶力竭不止。尤可其怪的是週身的血液部叫到嘴尖來，一滴一滴流完後，他的生命也隨一春而盡了。

地上發生一種血紅的花種曰杜鵑花。據說卽由杜鵑鳥之啼血而化成的。杜牧詩云：「芳草迷腸結，紅花染血痕。」卽指此而言。

杜鵑鳥以川西爲最多，有過一段很淒艷的神話，也有不少很美麗的傳說。詩人把這鳥叫聲形容爲「不如歸」與鷓鴣鳥之「行不得也哥哥」都非常之別緻。

「不如歸」在日本文學家德富蘆施民，就有這樣一部著名的小說。其中敘述一對少年夫婦，情愛甚篤，結果因不爲母親所喜，在男的出征後，女的便受逼離家，憂鬱而

死。故事非常淒惋，較陸放翁故事還令人傷心。早年東渡，曾經到過故事地方逼子瀝濱去憑吊一次，好像那時還有詩。這個，大概根據瑯環記上所言，杜鵑名子規，又曰馴豹，「主別離也！」

杜鵑又名杜宇，蜀鳥，怨鳥，鳥之中要像杜鵑這樣故事多，名稱多，詩人詞人題跋多的，恐怕很少。其所以然之原因，因杜鵑正可以名之曰生命鳥也。

所謂生命鳥，是說此鳥一生將生命力表現得最強烈，最集中，最有聲色。其啼聲也似乎要將自己之生命與他人之生命都叫出來了，這就是怪其入人之深，感人之甚，而分中國的文學作品與之發生很密切之關係。

李義山的詩句：「望帝春心託杜鵑」是不必說的，李白詩：「又聞子規啼，古木愁空山。」杜甫的：「子規夜啼山竹裂。」朱淑真的：「子規催月小樓西。」像這類的詩文句子多得不勝數。

鳥爲生命鳥，所以許多有生命的文學皆無形中受其影響，以之爲生命文學最好的取材；實際上，文學之有生命，也正如此鳥之呼喚有生命一樣。

(二)

生命之爲生命，乃凡生物爲生機發展之根本力量，機械論生機論之解釋雖有出入，

但無論如何不能否認其特有之性格，如生長，生殖等必具之現象。

喚言之，生命強者其生長，生殖力亦非常之強；生命強其所表現者便非常之發揚。倡生命起源之「青素說」的卜佛留格爾（Pflüger）便推論說，生命是起源於火，地球之形成乃是一種證明，因為原形質的分解產物中含有青素基，所以青素是構成原形質的基本物質，青素及其化合物的造成都要在白熱的高溫度中，地球就在這個白熱時代生長出來。

因之，我們的生命當然是有火焰般的燃燒性，直接由生命流出來的初現的為感情，再現則為文學及藝術作品，因此，文學之唯一衡量的特質便為生命，明白言之，凡為文學必為生命的；凡無生命的則不得謂之文學，文學作品價值之高低，亦以生命力之強弱為標準。

因為一切學問都訴諸於理智的，惟有文學則必訴諸於感情，而感情則又為生命之直接表現。

文學作品當然要通過形式，材料，想像，感情諸要點而成立；但根本若無感情，或感情不足，這個文學作品是無用的。六朝辭賦，古今駢文，都是精心雕琢的上品，但大都不為人所重視的原因，都在徒有其表，而無豐富的生命力，比如歐陽修說：「晉無文

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此說要是真實的話，即是在當時惟陶文方富有生命力的緣故。

激切言之，要是生命力強，感情豐富，縱使不通過一般文學作品之要點，而有自然之流露，也是文學的。即是說，文學並不單屬之於文人；販夫走卒，挑葱賣蒜之流，要是強於生命力也是文學的。刑軻未必知書，一首易水歌，所以傳唱千古，當時環境和行動，把他生命力加強到最高頂點。

儒林外史楔子中所寫王冕的沒骨荷花，何嘗得自師傅與學習？兩個南京的買菜傭，說要到雨花台看日落，這都是文學的，也是生命的充足。

項羽不學書，偏能有垓下之作，劉邦又何嘗懂得詩書，也能作大風之歌，這些都是生命的流露，任何文人作不出來的。

詩三百篇，無一首不是出之自然，毫無文人習氣痕跡，時以愈久愈新，百讀不厭；因爲生命感情無所謂進化，即是說只有強弱，并無新舊。

自有文學論以後，文學的生命似乎衰弱了。好像有了脂粉以後，女性美便不健全了。亂頭粗服，西施王嬙還是很美，這與脂粉無關。無鹽嫫母，愈施脂粉，其醜愈見。文學而有派別，這便是櫻桃之入廚人手，有了種種的烹調，原有之色香早已失去，并無

櫻桃之真生命。

便是爲人生而文學，或爲文學而文學的話都是不妥當的，自身感情不充實，生命力不強，或者是說人生觀有所轉變，免強有所製作，皆不由衷，那能說爲甚麼而甚麼？

一切繫之於你的生命力與感情，發而爲文，聽其宣洩，必爲佳品，稍有爲飾，卽入下流。相傳明末張獻忠祭文昌帝君文，書記所作，皆不當意，只好自行創作說：「你姓張，咱老子也姓張，咱老子與你聯宗罷！」虎虎有生氣，非具張獻忠之生命力與感情則所不能。又如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因甚愛之故無日不到，乃題詩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之曰，「此乃是登瀛之詩」。因其毫無真實之感情，不過僞揉造作，無怪乎被譏爲登瀛之詩。

(三)

生命文學之可貴，就是能喚起他人之生命的共感。人類理智千類萬別，惟獨生命則千萬人唯一。有好文學作品，固然可以將自己再現後得着安慰，卽是他人也有自己發現的歡喜。惟獨無生命之作，他人固無所獲得，則自己也覺得真有必要。

蠟作神在燒陶前，陶硬而神化，神乃怨火，火說：「最好埋怨你自己的本質，至於我，不論何處都是火」。

這個故事，很可以說明一種文學作品一定要自身具有生命力，不要埋怨環境之不重視你，陶雖粗因火更硬；蠟雖美，遇火則化。俗言，「真金不怕火來燒」，故文學必先具有生命，不當徒飾粉華，堆砌雕琢，忘去文學本身原是生命的。

明末清初有號湯琵琶者名應會，因他善彈琵琶甚有名，在旅中夜不能眠，起床彈琵琶一曲，次晨即有婦婦求見，說他聞曲難過，求爲妻，湯慨然應之，攜歸奉母，後遠行，妻死，歸聞還囑要他到墓彈琵琶一曲，此可謂生死同感。某次舟泊洞庭，夜半彈琵琶自遣，其聲悲涼萬端，山猿隨之而啼，次晨忽一老猿跳上船來，將琵琶搶去丟在水裏，異物也有同感。這就見得生命力之廣大。

生命力之發展，即感情之流露，有如高山積雪，一沾春氣，銷融而下，或爲瀑布，或爲細流，或爲長江，或爲大河，依時而發，循形而成，無所謂根本之不同，皆由於生命。否則，無源之水，那來瀑布，細流，長江，大河獨立存在之說？文學上派別之說，皆是末流之論。實實在在只有生命的文學。

自然主義派的法國文學家莫泊三，其師福貝爾初次教他先描寫勞力者七種不同的形態，真意義之所在，是在要他增加觀察之深刻與細微，訓練他以後描寫任何事物時不得敷衍苟且，必如事物之真象，這是生命的學習。

趙子昂之畫馬，必先伏地作馬之咆哮及跳躍狀，然後一筆而成。蘇東坡之畫竹，亦先鋪紙桌上，恍視紙上一竹影作搖曳狀，遂落筆而就。這都不外乎作生命力之呼喚。

施耐庵寫武松打虎，凡所動作，均有所本。據說其寫水滸傳一百單八人時，人名均貼牆壁間，凝注設想，各賦其性。在表現武松時，正苦無特殊之內容，忽有愛貓上棹，乃戲以筆桿玩較之，使貓上前剪撲，前後起伏，頗盡其緻，如是景陽崗一回腹稿乃由此靈感一動而成；故武松一節乃寫得特別有聲色，繼之而有殺嫂之一幕的緊湊。這都是生命力傾注的成功。

由此，我們曉得文學上之甚麼派別的稱呼，不過事後予以一種分類的識別；要是文學者最初尙未有所修善及含詠，換言之，生命力的感情不足，根本還不會有所想象，就自居何種派別，或嗜好何種派別作品，這是低劣的見識，絕對無成功之希望。

文學作品之好不好，決無因派別之故而好壞的。你縱然反對唯美派，但王爾德的莎樂美確是好東西，並不因你之好惡而失其價值。你縱然愛好勞動文學，「跑，跑，跑，跑，老車夫，暈倒了」的語體詩，決不會成爲上品，區別而在於有無生命力的緣故。

同爲一種詩，如無名氏之賣子詩；「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娘邊」。讀之酸鼻，感覺有無限之慘然。顧仙根買僕詩，「我家得一僕，人家失一

子；同是父母心，還當慎驅使」，這就平平了。還不如淵明示子畫云：「此亦人子也，須善視之」兩句話還要令人感動。均當以生命力之豐富與否判之。

生命的文學，要在存之則為生命，發之則為文學，二者同為一境，僅止於內外之別。凡是生命的文學都能引起人共感，凡不能引起共感的都不是生命的文學，共感最強的生命力最強，共感最弱的生命力也弱。

欲為文學家，要如灌溉田疇，先要備蓄水源；即是說先要培養生機。生命力強者，凡所表露，無不動人。如「哈成五個字，捋斷數行鬚」，刻意工穩，未嘗不佳，但未必可以動人。「一句三年得，兩字雙淚流」，盡情流露，雖不必好，但一定有力。

似了的神曲，哥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強盜，無不生命力充足，故能沛然如大雨之傾盆，四山響應，立成洪流。

水滸傳上寫吳學究說三阮入夥，寫到吳學究說出真意之後，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麼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心願，正搔着我的癢處……」是生命文學的好作品。

(四)

生命的文學，有如康德美學上之所謂壯美，即使是閒情逸致，也是俯仰自如，洒脫

有力，王勃滕王閣序言：「天高地迴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雖只靜中，其生機力盤旋不盡，真有無窮之感概。

生命的文學是真正的人的文學，人之真正互相可以發見者，就此生命的文學。惟此生命的文學可以將人類聯結起來。

俄國文學家安得列夫說：「我們人類最大的痛苦莫過於彼此不相了解；無論我們的心靈，生活，苦難，習慣，意向和希望，彼此都不了解。我致力文學，而且愛好文學，推原其故，無非因為文學最高貴的任務，在於破除人類間的界線和距離」。

安氏的話，純是代生命的文學立言。不然，如何文學就可以破除人類間的界線和距離？

人類間的界線和距離正要破除，所以我們就要借重文學，而且，特別提倡文學。民族狂飈運動雖不單是文學的，但對於文學很重視，因為是生命的，感情的；其真正之特質而就是友情主義的，因其要破除人間的界線和距離。

三十五年五月十日講於成都大樓女青年會文賞會。

生命的火焰

一一二

你往何處去

列子書上記載着楊朱鄰人亡羊的故事，說鄰人既率其黨，又請楊朱之豎子追之。楊朱論：「嘻，亡一羊，爲甚麼要這許多人去追呢？」鄰人說：「多歧路。」既返，問「羊子追着了麼？」說：「追不着。」又問：「爲甚麼追不着呢？」說：「歧路之中又有歧路，終久不知到底走到那一條路，所以追不着。」楊朱聽了以後非常難過，久久不語，終日也不會笑過。

故事是寓言，形容真理之不容易追求，今天這個動搖時代，正是一個多歧路的時代，凡是青年都應該有所追求，但是走那一條路呢？大約這便是時代青年的煩悶。

在波蘭，文學家顯克微支（H. Sienkiewicz），就有一部名著叫着「你往何處去？」（*Quo Vaais, Comino*）。

內容是搜集了歷史上許多真實寫成的，專爲着描寫羅馬文明衰落後之社會狀況。其中最大的事件，寫羅馬大火，由紀元後六十四年七月十七日起，一直延燒了六天七夜，餘焰又蔓延了三天。死傷無數，一個極繁華的羅馬城燒燬了十之七八，有一半只剩

有敗瓦頹垣，有少數地方簡直一無所有。羅馬雖時有火災，可不會還有大過這次的。

據說火是暴君烈龍放的，乃嫁禍與基督教徒，於是一個空前的殺害便開始了，基督教徒因以死亡的，在教會史上尚無與倫比，少女赤身縛在牛角上無觸而死的慘劇時有所聞，這個大約與教徒們宣傳天火燒世界，末日裁判諸說有關。

聖徒彼得生命因此非常危險，諸弟子力勸其逃避，不必在此等死。終於他在一個黎明的道上出走了，太陽剛從東方山峯底下浮上來的時候，他忽然發現死了的耶穌從他對面前來，他非常驚奇的俯伏在地上哭着說：「主啊！你往何處去？……」他明明的聽着耶穌說：「爲着你放棄了我的人民，所以我要上羅馬去……教他們從新把我釘到十字架上。」……因了這樣，彼得又回到羅馬來了，結果殉了教。

內容好像是神話，但這是根據真實傳說，這個傳說來源還很早，並不遲於四福音的寫著時期。顯克微支寫這個傳說，當然用意很深，一定要將他看爲神話則不可以。因爲果有此事，則這何正是反映彼得精神之偉大。因他出走後心中之交戰，正如耶穌又來教訓他一樣，他得着了神的啓示，便又復回來與惡勢力奮鬥，雖然他死了，但耶穌教復生了。否則，恐怕耶穌教也隨着彼得之逃亡而逃亡了。

這個指示就很好。顯克微支是寫給波蘭人讀的，終於成爲全世界有名的作品，波蘭

與中國相同的地方很多，所以中國人正應該讀他，也應該來接受這個指示。

中國也好像古羅馬城，被人焚燒了，那處不是斷瓦頽垣，淪涼滿目呢？中國青年也正像教徒們之遭死害，要是你也像彼得的話，你也要逃避麼？否則，你往何處去？

因此，你便該好好的思考了，到底該如何去決定你走的方向？

殺害我們的人們，我們還是報之以殺害呢？或是有效的將殺害者改變為善良的人們呢？

「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們，終歸是單純而良善的。」這樣的話，使我們深深有感動，而且有如得神之啓示一般。所以我們要向世人宣傳友情主義之福音。

世人的愚笨，實在是人類仇恨之源；也可以說人類的仇恨，是造成世人愚笨之源。

你那裏看見過仇恨者曾經有過榮盛的結果？既不會福利他人，也不會福利自己，終於兩敗俱傷，種植了更惡劣的下一代之壞種。

人生總該過着熱烈的友情生活，萬不可以殘酷的伤害，對着自己的生命，給以無情的蹂躪，凡是不友情的人，就是過着孤苦生活的人，孤苦生活正如毒虫，就是破壞社會的根源。惟有友情主義的才是一切的創者。創造社會，也就是創造自己。宇宙起源，乃至文化的發生，那一樣不是由於友情來的呢？若是上帝代表光明，光明便是友情主義。

你 往 何 處 去

一一五

的，若是魔鬼代表黑暗，黑暗便是反友情主義的。光明正要掃除黑暗，所以友情主義便該普遍於這個時代。

宗教的愛只是單方的施予，不一定是生長的撫育。而任何宗教的積極精神，則又必然是友情主義的，友情主義可以通過任何宗教的核心，甚至可以引伸出任何宗教的真意義；但任何宗教却尚未發展到友情主義的階段，所以任何宗教都無最高的效果。友情主義應該是新宗教的。明白言之，新宗教的崇拜現象不是神而是人，不是未來而是現象，不是教義而是生活，不是苦修而是樂得。天國不在人與神之間，而在人與人之間，而在任何人與人之間。人就是上帝，任何人必然要是上帝。皈依上帝就是皈依自己，皈依自己與『增加來的自己。』（朋友）之擴大而神偉，這便是創造。因此，友情主義應成爲一種全人類的新宗教，這個宗教乃爲一切宗教中之宗教。一切宗教都應該持奉友情主義方有新生命，也可以說人類一切的新生命也就該是友情主義的。

人類間的主義太多了，不管是政治社會文化的，儘管互相間有很大的距離，乃至很大的衝突，可是其精神又那能違反友情主義的呢？其極而至於爲我主義，仇恨主義，鬥爭主義，唯物主義；或自其內而言之，自其本身發展而言之，或自其遙遠的目的與理想而言之；有能澈底遺棄友情者麼？不管是一部分，全部分或手段部分；必先有了友情或

後有了友情，或在其間求救於友情，總歸是以友情爲有力的實在。友情果真全部稀微不存在的話，一切都消失了，但爲甚麼一切人就不肯聰明的，全面局的一致傾向於友情主義的發展，而實行人類純創造性的友情主義？任何主義是正道，友情主義就是完成一切主義的而爲主義，所以便成爲一切主義中之主義。友情主義可以消除任何主義中之毒害與劣點，而任何主義中之優良處與實質，則不能不是友情主義的。

因爲友情主義正是真正的人生。人生有多方面，人生有多形態，但美好的人生，便是由對方的人之中發現着自己。對方的人是對方的一面鏡子，喜怒哀樂均可以由鏡子中絲毫不昧的發現，人類本有發現自己存在的歡喜與追求。要是無朋友的人，就永遠看不見自己，無怪要放僻邪侈，無不爲己。能夠盡量發現自己，擴大自己的人，是快樂的人。這就是黑格爾說的，人生就是飛開自己的過程。惟有盡量飛開自己，自己就擴大的存在了，正如有許多鏡子中都有了自己，但自己實在還是自己，而這個自己便是真能創造自己的，這豈不是美好的人生？人生雖有多方面，多形態，但如能生存的話，其中多多少少總有些友情的，友情的人生，方是真正的人生。真正的人生，所以便是友情主義的。可惜有的人不知道，有的人太不會接觸，有的人想離開他而又離開不了，痛苦，墮落，罪惡，殘暴都來了，這就毀滅了人生。人生本來就是友情的，友情正如人的影子，只有

在光明中發現，所以友情主義便爲一切人生中之人生，正可以說人之生便是友情的。但人類爲甚麼不直認友情，而奉行友情主義爲人生中最最高之德行呢？

民族狂飈運動正是專力爲推行友情主義之運動。從古至今，由外至中，運動太多了，凡屬運動皆爲糾正人類錯誤。錯誤之中心皆屬於反友情主義的。由此反不如來一個總結算，不必零碎，所以加上新野蠻主義。二十世紀中葉本應該是新綜合的時代了，所以我們的運動也是新綜合運動，故民族狂飈運動，也可以叫着一切運動中之運動。因爲一切運動不外追求真善美；而宗教是爲善，主義是爲真，而人生則在愛美；我們無關揚了宗教、主義，人生之本義，所以這個運動正是綜合真、善、美的。

你往何處去？歧路之中還有歧路，所以不必爲歧路而徘徊。羅馬城雖是燒燬了，但羅馬文明還是存在着的；彼得殉了教，但彼得所信奉之宗教却不曾死亡。友情主義正如羅馬城與彼得一樣受了傷害，可是我們決不就要逃亡，所以還是回到羅馬去，同去不是要耶穌從新再上一次十字架被釘死，而是回去摧毀十字架，將釘死了的耶穌救下來，讓他真正的復活。這是民族狂飈運動的真精神，也就是友情主義必混合新野蠻主義而成爲一體的主要緣故。

歧路之中還有歧路，所以亡羊了。我們絕對不考慮任何宗教，主義及或種人生；因

這些都是歧路。既希望任何不要往歧路上去追羊子，也希望不要以任何的歧路來毀謗我們，誘惑我們，甚而摧毀我們，楊朱的難過，大約就是爲了這個，所以我們之前是沒有歧路的。

要是有歧路的話，青年，你往何處去？

（三十五年四月一日在協合高中講）

你往何處去

生命的火焰

一三〇

生 命 的 火 焰

(全一册)

每册定價七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出版

著 者 姜 蘊 剛

發 行 者 狂 鷲 社

總 經 售 晨 鐘 書 局

成都西御街廿九號

電報掛號八八九二